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十六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四

起辛卯明憲宗成化七年盡戊戌明憲宗成化十四年凡八年

辛卯七年春正月詔舉堪任州縣者

英宗正統初嘗詔廷臣舉御史知縣至是從都御史李賓言復命京官五品以上及科道官各舉堪任州縣者一人

以余子俊巡撫延綏

時寇數入邊兵部尚書白圭請罷綏綏巡撫王鋭推浙江左布政使余子俊代之以子俊嘗歷官陜西習

邊事也先是延綏鎮治綏德州屬縣米脂吳堡孤懸鎮外寇以輕騎入掠鎮兵覺而追之輒不及往往得利去子俊既至徙鎮榆林增益兵備攻守器畢具榆林遂為重鎮寇抄漸稀軍民得安耕牧質實

米脂宋以米脂川地置米脂縣明屬綏德州今因之吳堡宋收西夏地置吳堡縣明屬葭州今改屬綏德州余子俊字士英青神人初由西安知府歷陝西布政六年轉左調浙江甫半載有是命王銳遷安人

二月復設九江蘇州杭州鈔關

宣德間始設鈔關九江及蘇之滸墅杭之北新關皆同時建置成化四年罷之至是戶部以京庫歲用鈔不足遂議復設是年三月又從工部尚書王復請分遣司屬往蕪湖荆州杭州抽分竹木易銀解京以資

營繕

質實

蕪湖漢縣明屬太平府今因之荆州抽分廠設于府治東南之沙市其設于杭州者謂之南新關在仁和縣侯潮門外

夏五月瘞京師暴骸

歲大疫民多道死乃置漏澤園六所于都城外以瘞之後二年四月因主簿邵文梧言復命巡街巡河御史瘞骸骴之暴露者

秋八月振山東浙江水災

户科給事中李森等言山東七府及浙江嘉湖杭紹四府自夏霪雨傷稼漂損廬舍人畜無算望遣廉幹名望大臣勘災蠲振從之

九月浙江潮溢

是月二日辛未潮溢衝決錢塘江岸千餘丈漂没居民田宅守臣以聞閏九月命工部侍郎李顒往祭海神修築隄岸

質實　錢塘江即浙江亦名曲江在杭州府城東南李顒字思誠博羅人

始立漕粟長運法

宣德間平江伯陳瑄請立兑運法與支運參行至是戸部因應天廵撫滕昭議又變瓜淮兑運為長運令運軍徑赴江南水次交兑加耗外復給米為渡江費後數年命淮徐臨德四倉支運七十萬石之米悉改水次交兑而官軍長運遂為定制

質實　按江米之法宣德時已與瓜淮兑運並行明史周忱傳云忱與陳瑄議民運至瓜淮水次交兑漕運軍運至通州其附近軍未過江者即倉交兑加過江米三斗可

謂附近軍者攺諸瑄傳盖謂湖廣江西浙江及蘇松安慶軍士而浙江兑運糧歲六十萬蘇松安慶九千一萬八千附近軍領兑不盡仍多赴瓜淮交兑昭建此議則并令江北軍過江就兑浙江等處石加過江米一斗南直隸等處一斗三升户部會議定石加脚米六升乃悉罷瓜淮兑運是為長運法之始自宣德兑運法行支運米日少天順時歲運糧四百三十五萬石内支運者止七十一萬一千八百石及是從昭議改兑運為長運而四倉支運悉改其改兑則九年九月也後孝宗從户部言山東改兑糧復聽民自運臨德二倉于是山東獨支運如故

發明　明季轉漕之法由民運而支運由支運而兑運至是始定為長運官任轉輸之責民免飛輓之勞其法可謂善矣顧交兑之際弊竇易生即責成于地方有司尚不能保無吏胥耗蠹乃聽民

自兑於運軍則額外之需求必且日滋增益況既經改為長運則凡有漕糈皆當量為酌劑俾達之輦下以供官府廩食之需乃考食貨志捐淮徐臨德四倉由支改兑者止限以七十萬石之額其餘交兑不盡者仍令民運赴四倉民力既未能紓而其後久無支銷遂致有紅朽陳腐者又其時蘇松常嘉湖五府之白糧船俱仍令民運如故此皆立法未為周詳奉行不能盡善所致非長運之不可行也厥後漕臣邵寳徒見流弊之滋轉謂長運之之未善而欲復行支運是何異因噎而廢食哉

冬十月命王恕為刑部左侍郎總理河道

時運河淤塞廷臣言平江伯陳瑄治河通運六七十年近歲以來規制廢弛灘沙壅澀不加挑濬泉源漫伏不加捜滌遂至漕舟阻淺急宜命官修治復瑄之舊然自通州至儀真瓜州二三千里勢非一人所能

明世人主之不見羣臣大抵由

獨任當分沛縣以南德州以北及山東為三道各委曹郎暨監司專理且請簡風力大臣總理其事期以三年底績于是始以郄為總河

質實 儀真唐析江都縣地置揚子縣宋為真州治明洪武初以州治揚子縣省入尋降州為儀真縣屬揚州府今改曰儀徵仍屬揚州府

十一月立子祐極為皇太子

祐極以五年四月生至是立為太子

質實 祐極憲宗次子柏賢妃生

十二月彗星犯紫微

光長竟天正晝猶見帝避正殿撤樂敕羣臣修省條時政得失彗至明年正月乃滅

見閣臣于文華殿

于宦豎壅閼數時等方請召對而中官即以初見未洽為言蓋隱慮其以讜論救陳而預為防制時等情意本未孚合遂不覺為其所紿雖進見而僅以膚詞了事則又何貴乎力請也且時輅如果前席據誠何至能不動聽萬安資次在後豈得越衆徑

彗星久見羣臣多言君臣否隔宜召大臣議政大學士彭時商輅力請中官約以御殿日召對且曰初見時情未洽勿多言姑俟他日將入復約如初比見時言天變可畏帝曰已知卿等宜盡心時又言昨御史有疏請減京官俸薪武臣不免觖望乞如舊便帝可之萬安遂頓首呼萬歲欲出時輅不得已皆叩頭退中官戲朝臣曰若輩常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一時傳笑謂之萬歲閣老帝自是不復召見大臣其後尹直入閣欲請見計事安止之曰君不聞彭公耶請召對一語不合輒叩頭呼萬歲今吾輩每事盡言太監擇而聞之上無不允者勝面對多矣安之容悅不識大體且善歸過于人如此

質實　明錄御史張敬因星變陳八事其一為兩京官俸祿宜暫減半時所謂昨御史有疏者蓋謂敬也

壬辰　八年春正月皇太子祐極卒

退即彼叩頭欲出而奏對未畢又何妨少留乃竟相率偕辭徒貽訕笑迨其後萬歲閣老之語安又借以識斥彰時亦由其碌碌無所建白耳

傳者謂萬貴妃害之也謚曰悼恭

四川盜起

時四川榮縣盜起殺人攻城據府庫縱獄囚已又焚劫犍為沿行剽掠官軍捕之輒為所敗鎮守中官梅忠等以聞事下兵部尚書白圭言往者蜀寇趙鐸等聚衆流劫所司不能以時撲滅勢乃益熾至一再用兵然後克之今瘡痍甫定盜復竊發宜勅忠偕巡按御史嚴督三司刻期擒獲兵力不支可徵咸茂永寧分守官軍協勦毋如前日養寇帝納之尋擢江西布政使夏塤為副都御史巡撫四川任以平盜塤至官立互知會捕法盜為之少戢

質實 榮縣唐析大牢縣地置旭川縣為榮州治宋改縣曰榮德元省入榮州明洪武九年降州為縣犍為縣隋置明與榮縣並屬嘉定州今並屬嘉定府夏塤字宗成天台人

二月預徵山西河南明年賦

以諜擾套也先是正月延綏參將錢亮槊瑪拉噶於安邊營敗績都指揮柘隆陳英戰死伽嘉色凌犯固原平京邊營疊告兵部尚書白圭復建預徵之議檄下山西河南諸府縣於是內地騷然兵科給事中梁璟言山西預徵草豆每夫科銀二十兩歲旱民饑逃亡載路太原一縣五日內已亡三百八十餘家人心駭懼乞發帑補買以甦民困事下戶部議格不行時侍講倪岳亦言山西河南之民飛芻挽粟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乃時輸不足又有預徵水旱不可先知豐歉未能逆卜徵如何其可預也論者皆韙其言

質實　太原泰晉陽縣北齊分置龍山縣隋改龍山曰晉陽改舊晉陽曰太原宋廢二縣改置平晉元屬冀寧路明洪武八年復曰太原縣屬太原府今因之梁璟字廷美崞縣人倪岳字舜咨上元

人

發明預徵非制唐莊宗衰世苟且之法也然同光四年所謂預徵者亦祇于三月徵夏秋之稅如唐代宗之稅青苗而已非懸豐歉不可知之明年而先責其賦也明至憲宗之時國用不節傾內帑以恣中官梁芳輩之侵年府藏既虛而欲大舉搜套遂至以預徵為籌餉之計謬矣且豫晉為師行經過之區其民方任轉輸尤當減賦緩征以紓其力而乃行此苟且之法以重困之民勞不大可念乎況是時所發京兵素號冗怯前後命遣朱永趙輔劉聚三大將又皆畏葸不任戰者徵圖竭之餉以飽婾惰之兵一矢未發而內地且騷然矣雖欲復套得乎

夏四月旱

京畿連月不雨運河水涸遣使禱于天地社稷山川淮瀆東海之神

遣使録天下囚

初南京户部侍郎陳翌因災異陳事請如正統例遣使録囚部議從之至是帝念其言乃分遣郎中劉秩等十四人㑹巡按御史及三司官審録從輕請復遣郎中張文昭等録天下囚遂定為五年一遣之例

【質實】陳翌字冲霄虹縣人劉秩安福人張文昭平山衛人

五月占城遣使告難

占城自洪武二年遣使奉表入貢代著恭順正統七年安南國王黎麟卒子濬繼濬侵占城奪新州港擄其王摩訶賁該以歸帝為立新王摩訶貴來敕諭濬歸其故王濬不奉詔侵掠占城人口至三萬三千餘

天順三年濬庶兄諒山王琮弒濬而自立越九月為國人所誅以濬弟灝繼成化四年灝侵據廣西恐祥帝命守臣謹備之七年灝攻破占城虜其王槃羅茶全王弟槃羅茶悅逃山中至是使臣樂沙美來告難兵部言安南并吞與國若不為處分非惟失占城歸附之心抑恐啟安南跋扈之志宜遣使齎敕宣諭還其國王與家屬帝慮安南逆命欲俟其貢使至賜敕責之逾月以槃羅茶悅請封命給事中陳峻等持節往而占城已為黎灝所據改為交南州不克入灝既滅占城遂侵擾邊境廣東之瓊雷廣西之龍州鎮安雲南之臨安廣南皆數告警中朝務為姑息惟屢降敕諭灝益玩侮無畏忌言占城王槃羅茶全侵化州道為其弟槃羅茶遂所弒遂自立將受封而槃羅茶悅子茶質苔來又弒之其國自亂非臣灝罪帝雖知其詐不能詰

質實 瓊州唐分崖州地置元路又改乾寧軍民安撫司明改府今因之鎮安宋右江

鎮安軍民宣撫司元路明改府廣南宋時蠻名特磨道元置廣南西道宣撫司明洪武中改廣南府今皆因之陳峻順天人

命武靖侯趙輔為將軍偕王越帥師搜河套次于榆林

葉盛既奉命至延綏與王越等議軍事以邊備久虛搜套未可輕議請守固而後戰越因乞偕盛還朝而廷議以套寇不滅三邊終無寧歲遂拜輔將軍以搜套任之敕陝西延綏寧夏三鎮兵皆受節制越仍總督軍務比至榆林寇已深入大掠輔越不能制乃奏言搜套非十五萬兵不可今餽餉煩勞公私困竭宜姑事退守會陝西巡撫馬文升偵報寇聲兵部論輔越擁兵坐視命給事中郭鏜往勘還言寇于六月入平涼鞏昌臨洮殺掠人畜三十六萬四千有奇七月縱橫慶陽境輔越至榆林不進致部將遇敵輒以不

得號令為辭當治其弛兵玩寇罪而輔越方以寇不戰自屈奏請班師兵部劾兩人欺謾帝終不之責也

質實 馬文升字負圖鈞州人郭鎧恩縣人

秋七月南畿浙江大水

南畿大風雨壞天地郊壇孝陵廟宇蘇松揚三郡亦以水患告浙江海溢杭紹嘉湖寧五府地各被水災凡八郡淹沒田禾漂毀官民廬舍畜產無算溺死者二萬八千四百七十餘人

冬十一月趙輔有疾命寧晉伯劉聚往代之

輔稱病屢既乞還郭鎧亦言其以病廢事乃有是命聚既代輔為將軍明年寇入花馬池率裨將擊却之其冬博勒呼們都將伽嘉色凌連兵深入直抵秦州安定會寧諸州縣縱橫數千里聚擁兵不能救寇既

能掠去會王越擣巢自紅鹽池還遂以大捷聞紀功兵部員外郎張謹劾其虛冒所報首功皆邊民被掠者詔遣給事中韓文往勘還奏如謹言帝以冦既遁置之輔還猶督京營兵部言輔旣稱病宜解營務帝亦置不問

貭實花馬池在慶陽府城北週迴四十餘里安定宋安定堡元改縣明屬延安府會寧金西寧縣元移會州治此尋省西寧縣入會州明洪武初改會寧縣屬鞏昌府今皆因之紅鹽池在榆林府西北與寧夏府接界張謹定遠人韓文字貫道洪洞人

癸巳

九年春正月真人張元吉有罪釋之

元吉襲封真人恣行不法僭用乘輿器服擅易制書奪良家子女逼取人財物家置獄前後殺四十餘人有一家三人者事聞帝怒械元吉至京會百官廷訊論死刑部尚書陸瑜等請停襲去真人號不許命仍

舊制時成化五年四月也元吉坐繫二年竟以貪緣免死杖百發肅州軍言官爭之不納至是其子元慶復為父陳情祈免帝允之給事中廣瑤等言律殺一家三人者磔元吉以睚眦殺四十餘人罪豈容誅貸死發戍已為枉縱今又得釋歸田里臣實未諭若以元吉母老子幼情或可矜則士吉所殺四十餘人豈無可矜如元吉者祖法朝綱不可不慎奏入命俟終養遣戍尋竟釋為民

質實 陸瑜字廷玉鄞人廣瑤縉雲人

土爾番據哈密

初哈密忠順王布拉噶卒無子王母努溫達錫里主國事伽嘉色凌竊哈密無主襲破其城王母卒親屬部落走苦峪遣使告難朝廷不能援成化二年諳達兵已退乃資遣還故土其頭目哀請以都督同知巴

圖穆爾襲封巴圖穆爾者故忠義王托歡特穆爾外孫也帝因擢為右都督攝國王事又卒其子哈商請嗣職帝許之而不命其主國事政令無所出是時土爾番酋阿爾自稱蘇勒坦秉機入哈密虜王母刼金印去留其妹婿伊蘭據守之兵部言哈密實西域咽喉棄而不救恐赤斤蒙古等衛亦為所脅則我之藩籬盡撤而甘肅之患方殷使套寇不退關中供億愈難于是命都督同知李文右通政劉文赴甘肅經畧抵肅州遣錦衣千戶馬俊往諭阿爾抗不遜羈俊月餘文等乃檄哈商及赤斤罕東默克埒諸部集兵進討

質實

默克埒番部名在哈密北托歡特穆爾布拉噶之祖曰忠順王托克托永樂八年卒封其從弟推勒特穆爾為忠義王卒宣德元年復以托克托子布達錫哩嗣忠順王是為布拉噶之父尋因忠順王年幼命推勒特穆爾弟嗣忠義王同理國事即托歡特穆爾也劉文四川榮縣人○布拉噶舊作卜

列草寧溫達錫里舊作弩溫答失里巴圖穆爾舊作把塔木兒托歡特穆爾舊作脫歡帖木兒哈商舊作罕慎蘇勒坦舊作速檀伊蘭舊作牙蘭阿爾舊作阿力默克埒舊作乜克力托克托舊作脫脫推勒特穆爾舊作免力帖木兒特達錫哩舊作卜答失里今並改

三月山東大饑民相食振之

是年畿內陝西山西皆饑湖廣南畿亦被災而山東饑尤甚死者枕藉骼無餘胔乃命免今年租巡撫年俸前後請發濟南倉儲減價以糶令臨清關稅收米麥助振又以民多轉徙請敕鄰境撫按官隨所在安輯秋成資遣復業且乞開中淮浙鹽百萬引盡蠲州縣逋課詔具如所請更命移臨清倉粟十萬石以振俸尋乞截留漕糧并貸饑民布棉免柴夫折價銀移河南輸邊粟濟山東而別給銀為邊餉山東輸京租二

十萬石給本地用帝皆嘉納于時倖不俟命擻發東昌濟寧倉粟十萬餘石為軍士月糧而以德州臨清寄庫鈔易米賑濟請伏專擅罪帝特宥之月之甲午及四月丁卯境內忽黑暗如夜八月旱蝗旋大水明年又饑復請發倉儲出貸倖撫山東五年治尚煩苛然頗盡心荒政所全活甚衆 明史食貨志柴夫折價銀自宣德五年置易州山廠僉北直隸山東山西民夫轉運後令輸直催役所謂折價銀也

年倖巳縣人

夏四月辛酉朔日有食之

閲武臣騎射

帝以武備廢弛乃御西苑命武臣騎射黜指揮李勝等四十六人十一月重閲西苑罷定襄伯郭嵩等四

中官索賄未厭輒敢杖殺指揮實爲目無國法即云以公事加杖亦非政體所宜指揮職分雖微究屬朝廷一命豈涓人所得肆其箠撻明代寵任閹官假以事權鎭守之設已爲蠹民病國憲宗于此尚爾徇情縱宥何以

人英國公張懋三發皆中帝大喜厚賚之 質實 郭嵩定懷伯之侄張懋英國公輔之子

秋九月鎭守浙江太監李義殺指揮馬璋不問

義至寧波指揮馬璋饋白金二十兩意不慊遂杖殺之璋母訟于朝帝命義自陳言因公事杖璋璋病死非斃杖也帝命宥之既而鎭守雲南太監錢能杖守礦千户一人死巡按御史甄希賢劾之帝亦未嘗罪能也 質實 甄希賢麟遊人

們都爾博勒呼伽嘉色凌丞入寇王越襲破其孥于紅鹽池

三酋大舉深入直抵秦州安定諸州縣王越策寇盡銳西出必不備東偏乃率總兵官許寧游擊將軍周

示懲警而振紀綱無怪若輩之日益恣橫釀成奸弊而不可復遏也

王各將四千六百人為左右哨從榆林紅兒山出其境晝夜兼行八十里涉白鹽灘北又百五十里偵知寇老弱俱在紅鹽池乃分兵千餘伏他所而身率寧王張兩翼直薄其營伏兵又從後夾擊大破之焚其廬帳而還及寇飽掠歸則妻子畜産已蕩盡相顧痛哭自是稍從北去不復居河套間盜邊不敢大入亦數遣使通貢于是延綏得息肩者數年

質實 紅兒山在榆林府北白鹽灘即白鹽池在定邊縣西北周玉字廷璧滁州人們都爾舊作們都埒博勒呼舊作孛羅忽今俱改

甲午 十年春正月命王越總制三邊

前年冬刑部主事張昺言延綏甘肅寧夏三邊鎮撫不相統一宜推文武重臣一人總制章下所司乃議設制府于固原控制三邊總兵巡撫而下並聽節制詔即以越任之時因紅鹽池之捷論功加越太子少

保贈俸一級而越自謂功大賞薄遂怏怏稱疾還朝焉

質實 此三邊設總制之始越還朝即罷不設此弘治十年又起越為之十五年以命秦紘正德元年繼以楊一清遂為定員嘉靖十九年改稱總督

張鼎字大器陝西咸寧人

三月罷總督兩廣右都御史韓雍

雍在粵于鎮守中官黃沁不為禮沁憾之會柳潯諸蠻復叛參將楊廣等俘斬九百人方更進而賊陷懷集兵部劾雍奏報不實沁亦訐雍坐視且言其濫賞費財帝遣給事中張謙等往勘而廣西布政何宜副使張斅銜雍素輕己共醞釀其罪謙還奏事虛實交半乃命致仕去雍有雄畧善斷臨戰躬親矢石不目瞬既承制專決自奉尊嚴卑門設銅鼓數十儀節詳密三司皆長跪白事裨將以下繩柙無所假又坦中

不為崖岸揮斥財帛不少惜故雖令行禁止而謗議亦易起雍既去兩廣人念其功于是立廟祀之

質實　懷集劉宗析四會縣置元屬賀州明改屬梧州府令因之何宜福清人張謙清苑人

夏六月武靖侯趙輔請世襲伯爵許之

輔辭侯乞世伯帝許其世伯侯如故言官力爭不聽

質實　明史功臣侯表輔子承慶嗣伯傳爵至明亡乃絕

發明　國家所以馭下者賞有功刑有罪而已趙輔受命西征坐視敵騎之蹂躪封疆而不加一矢兜兵玩寇罪孰甚焉憲宗即念輔大藤峽之舊勞貰之不正刑誅亦已幸矣顧曲狥其世伯之請辱酬庸大典以加有罪之人則是奬邊臣之媮惰而勸其效尤也此明之邊事所由日壞哉

閏六月築邊牆

初余子俊上言三邊惟延慶地平易寇屢入犯獲邊人為嚮徑入河套自是寇顧居內我反屯外急宜于沿邊築牆置堡其舊界石所在多高山陡崖依山形隨地勢以成邊牆于計為便尚書白圭以邊民方困奏緩其役八年秋子俊復言征套士馬屯延綏者八萬芻芟煩內地若今冬寇不北去又須備來年軍資約八百二十五萬公私煩擾至此安得不變計臣前請築邊牆詔事寧舉行請于明年春夏寇馬疲乏之時役陝西運糧民夫五萬給食興工帝從之會王越襲寇紅鹽池寇少息子俊得一意工築東起清水營紫城砦西抵花馬池延袤千七百七十里鑿崖築牆掘塹其下連比不絕每二三里置敵臺崖砦備巡警又于崖砦空處築短牆橫一斜二如箕狀以瞭敵避射凡築城堡十二邊墩十五小墩七十八崖砦八百十九

時謂之索駝城既吉玆牆內地巻分屯墾歲得糧六萬餘石

質實

按邊牆之築明史兵志謂在成化七年地理志謂在九年攷明憲宗實錄八年三月葉盛疏云七年六月內用總兵巡撫議依界石山勢剷削如城然未借役民夫而城堡守備兵不足供役乙量起山西陝西民備築詔令官軍以次整理不必借役于民則予俊初建邊牆之議已令官軍與築第格于部議未嘗役及民夫兵志以為七年築者蓋據官軍與築之始也九年十二月張謹劾趙輔等冒功之罪有云余子俊方修治邊牆雖于興治則子俊告俊之疏所謂不三月功成八九者將約畧言之以見其成之速而其實輔等禦寇許州之際即已糾衆興工地理志以為九年築者蓋據民夫與築之始也葉盛疏又云正統間創築榆林城堡二十有三于其南二三十里之內植軍民種田界石是即予俊疏所謂舊界石也明史楊一清傳云邊牆在延綏者余子俊

修之甚固後邊墻日跡墻塹漸夷又明世宗實錄二十五年曾銑奏云余子俊修築邊牆東起黃甫川西至定邊營千五百餘里歲久傾頽不興平地則子俊所築邊牆至正德時漸夷逮嘉靖中圮矣銑時餘址間存故所言東西起止頗與子俊告竣之疏互殊也延慶謂延安慶陽非宣化府之延慶州清水營紫城砦並在府谷縣東北

秋八月以趙勝為將軍禦伽嘉色凌命太監劉恒覃平監之

伽嘉色凌寇宣府乃命勝率京軍萬人以恒平監軍往禦之寇退尋召還是年東復自馬營赤城入寇遊擊將軍周玉敗之明年春寇大同參將李鎬等敗之自寇從出岙延綏之患雖寖稀而宣府大同諸邊被

其援矣

賀寶　趙勝字克功遷安人　李鎬大同右衛人

發明　自永樂八年都督譚青嘗有中官王安與名
奏事為明世閹官監軍之始馴至正統四年
吉祥曲兵既久藏甲于家遂有天順五年七月之
變憲宗亦既目擊之矣乃改元之歲即命唐慎
監朱永軍尋又命裴當監楊信軍傳恭顧恒監永
軍至是復命恒平視師宣府厥後汪直繼之睍然
挾兩鉞以橫恣于邊疆其不為吉祥之續者一間
耳語曰前車之覆後車之鑒若憲宗者可謂甘蹈
覆轍者歟

賜廣東按察司副使孔鏞僉事陶魯林錦誥命

鏞初以連山令從都御史葉盛征廣西有功薦擢高
州知府府四境也猺賊十餘部其魁馮曉鄧公長勢

尤熾鏞單騎諭降公長逕壯士二百人乘夜擒曉梟縛其妻子歸曉亦以五百人降已又與僉事陶魯敗賊廖婆堡餘賊乃悉散去患以戢尋陟副使陶魯故嘗為新會丞會廣西猺流劫高廉惠肇諸府破城殺吏無虛月魯台父老語曰賊氣吞吾城不早備且陷乃築堡砦繕甲兵練技勇以孤城捍賊衝建郭掘濠布鐵蒺藜刺竹于外城守大固賊來犯輙擊破之亦以盛薦就遷知縣韓雍征大藤峽魯與有功進僉事既與鏞破廖婆堡之明年復連破黃公漢于思恩潯州又明年廉州知府林錦亦以能禦寇陟僉事益成化四年事也錦自合浦訓導條上禦盜方畧中機宜即為盛所異歷知靈山廉州皆值歲饑諸猺四起剽掠錦綏輯流移討其梗化者境內悉平是時粵東西猺寇作亂州郡無賴子應之所在盜賊充斥葉盛韓雍先後奉命督軍務材鏞等三人屢薦擢至監司以高雷軍事任鏞欽廉任錦而令魯治新會陽江陽春

新興館縣兵分道勦撫猺冦以漸衰息至是巡撫吳
琛具三人治績聞于朝並賜誥命錦終按察副使魯
後擢湖廣布政使仍留治廣東兵備領廣西事時稱
魯為三廣公廣大倚之如長城鏞後累官至貴州巡
撫有苗賊阿溪者桀驁多智橫行諸部中守臣皆納
溪賂縱其流劫鏞詗得溪所昵者二人以計擒溪磔
之羣蠻皆震懾

質實

連山隋縣明屬連州惠州北宋置元路明府合浦漢縣明為廉州府治今沓因之靈山唐縣明屬欽州今屬廉州府陽江縣蕭銑時置新興縣晉置明並屬肇慶府今因之孔鏞字韶文長洲人林錦字彥章連江人

九月癸丑朔日有食之

詔侯伯及駙馬年少者入國子監

司業耿裕以勲戚子弟當先束身禮法乃采輯古諸侯貴戚言行可師者人校一編帝閲而稱善明年祭酒周洪謨以土風澆漓請復洪武中學規帝納其言命禮部榜諭于國子監崇信伯費淮怠不就學洪謨劾之奪冠帶以儒巾赴監停歲祿之半學政肅然 質實耿裕字好問盧氏人刑部尚書九疇之子費淮南直隷定遠人崇信侯費𤢹之孫𤢹于宣德元年封伯予世襲

冬十月都督同知李文等進兵討土爾番不克引還

文等引兵至布隆吉爾川諜報阿爾集衆抗拒更結别部謀掠罕東赤斤二衛文等不敢進遂請旋軍肅州散遣二衛兵固守本土令哈商及黙克埒禪和爾之衆散居苦峪驛牧章下兵部具如所請且以哈密人民無統敎哈商權主國事因其請給米布賜以穀種文等無功而還土爾番知中國不足憚久據哈密

明代財用不足由于上不知府藏之數臣下遂得肆其私而乾沒使能慎覈于平時復加之制節謹度何遽至于入不敵出迨

十三年冬乃命邊臣築苦峪城移哈密衛于其地

質實 布隆吉爾川在今安西州西北流逕敦煌縣入于哈喇諾爾輝和爾哈密種落之一明史哈密傳言其種落雜居一曰回回一曰種和爾一哈勒理

布隆吉爾川舊作卜隆吉兒川哈喇諾爾舊作哈拉腦爾輝和爾舊作畏兀爾哈勒輝舊作哈剌灰今並改

十二月罷採金

時內貴日侈帑金不足用命湖廣寶慶等郡開採歲役五十五萬人死者無算僅得金三十餘兩撫臣劉敷奏請己之戶部檄所司開遼東黑山金場亦以巡撫彭誼言而罷

質實 黑山在今奉天寧海縣東

劉敷字叔榮永新人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

國用告匱而欲
取資山澤非特
臨渴掘井緩不
及侍且以杯水
沃輿薪亦何濟
于事哉至湖廣
一隅之壤開採
不過隨地施功
何至從天天十
五萬而所得益
僅三十餘兩積
一歲之獲不足
以償勞費是皆
吏之漏卮中飽
皆不可知而民
之困從死亡困

十一年春三月少保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

時與萬安同在閣帝怠于政大臣希得見安結中官戚畹上下壅隔時頗懷憂每上言或留中或下所司多不見用常悒悒不得志屢請疾在告力懇致還不許至是疾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冐居大位上不能報國下不能養老父耳卒年六十贈太師謚文憲時立朝三十年持正存大體有所論薦不使人知燕居無惰容非其義不取有古大臣風

夏四月以吏部左侍郎劉珝禮部左侍郎劉吉入內閣預機務

珝先以舊宮僚晉官直經筵日講反覆開導詞氣侃侃劉定之稱為講官第一帝亦愛重之入閣後嘗呼

累瀧甚憲宗此與上下交病可謂昧于治理矣

皇子生已六年憲宗竟毫無聞見即安憤不應至此照鏡歎夫之事或由傳聞已甚亦未可知

東劉先生珝性疏直而貭劉珝字叔溫壽光人劉
劉吉則多智數與萬安比實吉字祐之博野人時內
閣三人安貪狡吉陰刻珝稍優頗喜談論人目為
狂躁皆充位無所匡正謗謂之紙糊三閣老云

乾清宮門災

是月十四日壬辰夜也越四日乙
未以災告于奉先殿躐躬自責

五月始名見皇子于西內

帝自悼恭太子甍常鬱鬱不樂一日召太監張敏櫛
髮照鏡嘆曰老將至而無子敏伏地曰萬歲已有子
也帝愕然問安在對曰奴言即死萬歲當為皇子主
于時太監懷恩侍即叩首曰敏言是皇子潛養西內
今已六歲矣匿不敢聞帝大喜即日幸西內遣使至
安樂堂迎皇子使至妃抱兒子泣曰兒去吾不得生

但既迎皇子至前事已彰著定名出閣一切自有常儀何轉向閣臣商處之之策憲宗庸懦無能此等事猶不克自主其他尚足問乎

兒見黃袍有鬚者即兒父也衣以小緋袍乘小輿擁至階下時猶未剪胎髮髮披地走投帝懷帝置之膝撫視久之悲喜泣下曰我子也類我使懷恩赴內閣具道其事閣臣皆大喜懷恩並道帝意欲宣示外廷商輅曰當降敕禮部以定名為辭于是廷臣相率入賀帝即命皇子出見廷臣越數日帝復召閣臣問曰皇子既出將何以處之輅頓首曰陛下踐阼十年儲副未立天下引領望久矣當即立為皇太子安中外心帝頷之遂定名祐樘頒詔中外賞賚懷恩高遂人

六月皇子母紀氏卒

先是帝召見皇子留宮中而紀妃仍留西內大學士商輅恐有他患而難以顯言偕同官上疏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保護恩踰己出但外議謂皇子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宜移就近所俾母子

朝夕相接而皇子仍藉撫育于貴妃宗社幸甚紀妃遂移居永壽宫數召見逾月妃病篤輅言如有不諱禮宜從厚且請命司禮監奉皇子過妃宫問視帝皆從之及乙巳卒追封淑妃謚恭恪莊僖 質實

明史后妃列傳妃居永壽宫萬貴妃日夜怨泣曰羣小紿我其年六月妃暴薨或曰貴妃致之死或曰自縊也張敏亦吞金死事與商輅傳所載互殊葢傳聞之異永壽宫春明夢餘錄月華門北曰順德右門再北向東與鳳彩門相對者曰咸和右門南者曰毓德宫原名安樂宫後又改永壽宫

秋八月浚通惠河

先是漕運總兵官楊茂言自張家灣舍舟車輓至都下倩值不貲通州至京舊有通惠河水道石牐尚存臚潞水用小舟剝運便帝遣尚書楊鼎侍郎喬毅相度上言舊牐二十四通水行舟但元時水在宫牆外

舟得入城今水由皇城金水河出故道不可復行請濬玉泉龍泉及月兒柳沙諸泉水使入西湖閘分水青龍牐引諸泉水從高梁河分其半由金水河出餘從都城外濠流轉會正陽門并流大通橋牐河隨旱澇啟閉則糧艘可近倉甚便帝善其議以災異工未及舉至是命平江伯陳銳等督漕卒七千餘人疏浚明年六月訖工濬泉三增牐四漕舟稍通然元時所引昌平白浮諸泉俱遏不行獨引一西湖又僅分其半河窄易盈涸不二載淺塞如故

質實

明史河渠志通惠河即大通河在大興縣東西元郭守敬所鑿由大通橋東下抵通州高麗莊與白河合至直沽會衛河入海長百六十里有奇十里一牐蓄水濟運又以白河榆河渾河合流亦名潞河洪武時漸廢永樂中濬河故道置牐以豬之未幾俱湮此所浚者自大通橋至張家灣渾河六十里也方輿紀要張家灣在通州南十五里元萬戶張瑄督海運至此而名

元史地理志金水河源出玉泉山流入皇城故名金水戴司成集王泉山在京城西三十里西山之麓有石洞泉自中而出其上有芙蓉閣金章宗避暑處明實録龍泉月兒柳沙諸泉其源皆出于西北一帶山麓水經注西湖東西二里南北三里葢燕之舊池也渌水澄澹川亭望遠為游矚之勝所水部備考青龍牐在都城西北三十里元史河渠志高梁河在順天府城西自昌平州沙澗流經高梁店又東南流入都城積水潭白浮泉在昌平縣界西折而南經甕山泊自西水門入都城焉楊𨙫字宗器陜西咸寧人喬穀字志弘山西樂平人陳統合肥人平江伯瑄之曾孫

㑩都爾伽嘉色凌遣使入貢

遣使適阿等來朝貢馬燕賚甚厚仍以綵段酬其馬直適阿等九十二人皆授官有差予冠帶初伽嘉色

凌以女妻們都爾故立為汗屢挾以入寇及是通貢患少息已而伽嘉色凌專恣日甚托羅該與伊斯瑪音謀殺之未幾們都爾亦死諸強酋相繼略盡邉人稍得息肩也

質實 托羅該們都爾部下大頭目伊期瑪音乃穆哩罕之子其謀殺伽嘉色凌事在成化十五年〇通阿嘉作桶哈托羅該舊作脫羅干伊斯瑪音舊作亦思馬因亦並改

九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立子祐樘為皇太子

時皇太后居仁壽宮語帝曰以兒付我太子遂居仁壽宮一日貴妃召太子食太后謂曰兒去無食也太子至貴妃治食曰已飯進羹曰疑有毒貴妃曰是兒數歲即如是他日魚肉我矣因恚成疾

仁壽宮在奉先殿東北履順蹈和二門之內

以朱英總督兩廣軍務

自韓雍大征諸蠻以來將師喜邀功利俘掠名為鵰勦英至鎮以寧靜約飭將士毋得張賊聲勢妄請用師招撫猺獞效順者定為編戶給復三年于是馬平陽陽朔蒼梧諸縣蠻悉望風附而荔浦立山鄉賊李公主有衆數萬久負固亦遣子納款為置永安州處之俾其子孫世吏目自是歸附日衆凡為戶四萬三千有奇口十五萬有奇帝甚嘉之初雍在兩廣雖有平寇功恢靡自奉贈遺過侈有司因供億公私耗竭既而吳琛代雍務為廣謹至英益持清節其威望不及雍而惠澤過之

質實　馬平梁縣明屬柳州府陽朔隋縣明屬桂林府蒼梧漢郡治廣信縣隋改縣名蒼梧明屬梧州府今皆因之立山鄉在永安州治東

景泰之立既不以正且七年中不能以敬共友受四全大倫致成奪門之變雖由于小人貪功啟釁而積嫌生變禍固自始但徐有貞輩久經委質稱臣腐其爵祿乃于倉猝之際痛肆詆諆

永安州本唐立山縣明洪武中省入平樂縣至是置縣屬平樂府今因之

十二月改謚郕戾王為景皇帝

初荆門州判導高瑶上言正統己巳之變先帝北狩宗社危如一髮使非郕王繼統國有長君則禍亂何日鑾輿何由返六七年間海宇寧謐厥功不小迨至先帝復辟貪天功者遂加厚誣使不得正其終御患蹟祀先稱典禮望敕禮官追加廟號以盡親親之恩章下廷議久不决而左庶子黎淳力爭謂不當復且言昌邑既廢不聞復為漢景帝更始既廢不聞復為漢某王瑶此必言有死罪二一誣先帝為不明一諂陛下于不孝此必有小人主之者不然彼草芥疏遠安敢妄言帝曰景泰往事朕未嘗介意淳乃欲獻媚希恩邪切責之議遂寢其後御史楊守隨復請改謚事亦未行然帝終感瑶言至是乃命閣臣議復郕王位

並且蒙以梟鴆惡謚于情理甯非所宜憲宗能不以前事介懷議復帝號尊崇加謚修陵詔旨亦藹然仁義于景泰敦親親之情于英宗成維述之大可稱今與黎淳喬欽獻媢布恩流引漢昌邑更始爲比擬不于倫甚忌術尚可問耶

號商輅力贊成之遂下詔曰朕叔郕王踐阼戡亂保邦奸臣譏搆請削帝號先帝旋知其枉深懷悔恨以次抵諸奸于法不幸上賓未及舉正朕敦念親親用成先志郕王可仍舊皇帝號尋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王帝令所司修飾陵寢

質實　荊門宋軍元州明洪武初屬荊州府嘉靖十年改屬承天府今府復名安陸州仍屬焉高瑤字庭堅閩縣人楊守隨字惟貞鄞縣人

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南京陰霾地震

敕羣臣修省于是南京科道官上言弭災之策乞進君子以正朝廷擇將帥以備邊郵設法制以弭盜賊並乞飭天下鎮巡官及三司郡縣省刑薄斂拯饑緝盜毋妄興土木毋因公科擾詔下所司行之

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流民之聚為盜固法所必誅但既懲其渠魁猶其支黨其餘從惡者亦當分核嚴懲若無辜之眾自應亟籌安後之宜使咸知安生理而後約束始可以永靖數十萬人漫無剿源項忠乃于區別非戍即驅不前者輒行摽殺處置實為失當使非原傑撫

夏五月命左副都御史原傑撫治荆襄流民

初項忠既平荆襄盜先後招撫流民九十三萬有奇移罪竹山捕遺孽復招出流民五十萬停發賊黨家屬二萬八千七百餘人家選一丁偕其孥屯戍湖廣邊衛其流民已附籍者給復三年未附籍者遂鄂其鄉而若籍雖久或占山數十里招集無賴千人爭鬭劫殺者亦令遣遂于是有司一切驅逐不前即殺之賊黨發戍者舟行多疫死廷臣遂以此咎忠忠陳善後十事亦祗增設營堡巡司多方偵守以屬入山之禁不數年禁漸弛流民復聚朝廷以為憂祭酒周洪謨著流民說畧言東晉時盧松之民流至荆州乃僑置松滋縣于荆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于襄西其後松滋遂隸荆州南雍州遂治襄陽今宜增置郡縣聽附籍為編氓可實襄鄧戶口都御史李賓書其說聞于帝帝然之遂命傑出撫傑徧

編著籍控置有
方其何由使流
民永遂宴居不
且激而致變乎

歷山溪宣朝廷德意諸流民欣然附籍乃大會湖廣
河南陝西撫按官籍之得戶十一萬三千有奇口四
十三萬八千有奇用輕則定田賦民大悦傑相度地
勢以襄陽所轄鄖縣居竹房上津商洛諸縣中道路
四達且去府治遠山林深阻將吏鮮至猝有盜賊難
追制乃拓其城置鄖陽府以縣附之且置湖廣行都
司增兵設戍而析竹山置竹谿析鄖置鄖西析漢中
之洵陽置白河與竹山上津房咸隸新府又于西安
增山陽南陽增南召桐柏汝州增伊陽各隸其舊府
制既定將還以地界湖廣河南陝西事無統紀因薦
御史吳道宏自代詔界命道宏綏輯人民十五年就
擢大理少卿撫治鄖陽襄陽荊州南陽西安漢中六
府鄖陽之有撫治自此始也傑事方竣進南
京兵部尚書未任卒于南陽鄖襄民立祠

質實　忠　陳

昔從十年一流民已復業者給復三年後流入者全
家戍邊衛一禁入山竊礦一增設營堡十二巡司八

一竹山縣設立千户所一漢中西安流民責令陝西副使等官夔州流民責令四川廵守官禦其越界一所留戍卒衛卒委指揮分領操練以助新堡聲威一撤回分守贊畫守備等官裁革新增撫民官及興山縣知縣一荆襄德安令湖廣鎮廵官督屬防守南陽令廵按河南御史督屬防守一專任撫民之恭政等官宜時廵歷竹山諸縣及新建諸堡以過竊礦流民一流民所棄山外田地分撥主户承佃山谷新墾田税俱與開豁松滋漢縣屬廬江郡晉咸康中縣民避亂于荆南因僑置松滋縣明屬荆州府今因之漢之松滋今為穎州府霍邱縣地南雍州晉太元中僑置今為襄陽府地鄖縣漢錫縣晉改鄖鄉元改鄖縣明為鄖陽府治房縣後漢房陵魏為房陵郡治唐為房州治明始改縣屬襄陽是年改屬鄖陽今並因之上津隋置元省明復置屬襄陽是年改屬鄖陽今省上津縣故城在鄖西縣西北一百四十里商洛謂商縣與

洛縣也後周始置商州洪武七年降縣是年升州隸西安府今為直隸州洛南縣省置金廢為鎮元復置屬商州明洪武初年改屬華州是年復屬商州天啟初年改洛為雒今因之商州東九十里別有商洛廢縣則後周所置金員元二年廢竹谿以尹店社置鄖西以南門堡置洵陽漢旬陽後漢省晉復置曰洵陽元省明復置屬金州以隸于漢中府萬歷十一年改金州曰興安州二十三年升直隸州更以白河屬焉白河以白石河置山陽晉豐陽縣金廢為鎮至是復置以在北山之南豐河之北故名山陽南名以南陽縣之南名堡置桐柏隋縣元廢為鎮至是復置伊陽以省伊闕縣置今並因之吳道

宜賓人

秋七月黑眚見

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夜入民家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帝常朝奉天門侍衛見之而譁頃之始定帝于禁中祭告天地以四事自責大學士商輅疏拜災八事曰番僧國師法王毋濫賜印章四方常貢外勿受玩好許諸臣直言分遣部使錄囚省究獄停不急營造賓三邊軍儲守沿邊關隘設雲南巡撫帝優詔褒納

質實 四事自責用度不節一工役勞民二忠言不聞三仁政不施四

八月以王恕巡撫雲南

大學士商輅以雲南遠在萬里西控諸夷南接交阯而鎮守中官錢能縱恣不法議遣大臣有威望者為巡撫鎮壓之乃改王恕為左副都御史以行先是能遣指揮郭景奏事京師詭言安南捕盜兵入境帝即命景齎敕戒約之舊制使安南必由廣西而景徑自雲南往能因遺安南王黎灝玉帶寶絲蟒衣珍奇諸

物灞遺將率兵送景還欲遂通雲南道景懼後禍紿先行白守關者楊言安南冦至關吏戒嚴黔國公沐琮遣人諭其帥始返而諸守臣畏能匿不奏能又遣景及指揮盧安蘇本等交通千崖孟密諸土官納其金寶恕至皆廉得之遣騎執景景懼自殺因劾能私通外國罪當死帝詔刑部郎中潘蕃往按之恕再疏發能貪暴狀且言昔交阯以鎮守非其人致一方陷沒今日之事殆又甚焉陛下何惜一能以安邉徼能大懼急屬貴近請召恕還恕遂改掌南京都察院能事立解蕃勘上得實詔宥能而論其黨九人罪能更為祈宥亦多宥之恕撫雲南僅九月威行徼外黔國以下咸惕息奉命疏凡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賁賓

孟密本木邦屬部景泰中蠻婦曩罕弄叛木邦子思柄自稱宣慰使後大學士萬安入其賂乃請析置孟密安撫司事詳成化十九年神宗十三年改宣撫司地距今雲南三十三程沐琮黔國公晟孫也潘蕃字

廷芳崇德人初冒鐘姓後始復

發明 人臣無越境之交况能以閹寺鎮守邊陲謬膺重任敢與安南黎灝潛通餽問又豈尋常縱恣所可曲宥者乎且史稱灝素欲窺伺雲南故發兵隨景假道使非沐琮遣人諭止其勢正未可測則能之罪更有不可勝誅者乃憲宗既得王恕之奏不特不明正能罪而輙改恕南京不惟能自邀曲貸抑且庇及黨儕國憲王章顛倒至於如此又何怪乎能輩之日横也

九月令太監汪直刺事

妖人李子龍者本侯姓名得權易州人少為僧行脚河南遇道士授以符術遂蓄髮變姓名先是陜西民李氏産子龍有異徵得權因冒之往來真定間遊遨至京師主軍匠楊道仙家夤緣中官鮑石潛入大內

石黨韋寒等欲信子龍皆北面禮為上師尋錦衣校偵俱謀不軌白中官黄賜上變寒自殺子龍及石等伏誅帝心惡之銳欲知外事御馬監太監汪直故大藤峽猺種初給事萬貴妃宫為人便黠帝因命之易服將校尉一二人密出伺察人莫之知也

冬十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一日辛巳也後六十日壬午陝西之蘭州亦地震

十一月南京大雷雨

是月二十三日癸亥也明年二月甲戌安慶大雪雷電應天巡撫牟俸言雷陽氣之發雪者陰氣之凝十一月一陽初復而震雷早發已乘二氣之常二月四陽既盛而恒雪不已雷電復作陰陽雜揉尤天變之

大者亡脩人事以弭之帝乃詔求直言

丁酉 十三年春正月增孔子廟籩豆樂舞之數

初洪武四年定祀孔子禮籩豆以十舞以八佾前年秋祭酒周洪謨請倫天子之制章下禮部尚書鄒幹駁止之洪謨再疏爭言孔子像其冕旒十二既用天子之禮而佾舞乃用諸侯之樂以禮論樂則樂不備以樂論禮則禮為僭前所請增籩豆為十二舞為八佾庶禮樂相稱益足章尊崇之典帝從其議乃命大學士商輅以增定禮制告孔子廟學士王獻告于闕里

質實 王獻字惟臣仁和人

置西廠以太監汪直領之

永樂中始置東廠令宦官訪緝逆謀大邪與錦衣衛均權勢至是又別設西廠刺事以汪直督之所領緹

驕倍東廠勢遠出衛上會建寧衛指揮同知楊曄與
父泰為仇家所訐既命刑部主事王應奎錦衣百户
高崇往勘而曄亡入京師因其姊婿禮部主事董序
求計于韋瑛韋瑛者素無賴子鬻于宦官韋某嘗其
姓冒延綏功授百户方欲從直刺事無繇也乃誘曄
為營解傾取其貲而潛報直謂曄父子殺人懼罪挈
金鉅萬匿序所將賄諸用事者以緩其獄直信之即
遣人捕曄序顧曄貲已盡于瑛大索序家無所得因
考曄琵琶之三琵琶者錦衣酷刑也以加人骨節皆為寸
解曄不勝琵琶妄言寄金于其叔父兵部主事仕偉所
瑛遂夜率邏卒突入仕偉家縛仕偉考掠及其妻子
翰林侍講陳音與仕偉比屋居聞其聲甚楚乘墉大
呼曰爾擅辱朝臣不畏國法耶邏卒應曰爾何人不
畏西廠耶音厲聲曰我翰林陳音也瑛乃縶仕偉去而
應奎崇勘獄猶未報其奏其受泰賂與泰並械至京
獄具曄崇已瘐死泰坐棄市籍其家應奎遣戍仕偉

序並謫官直旣發總事頗誣左右大臣多得總賄帝雖含隱不發然愈謂直可倚任直由此亦遂倚任瑛綱太醫院院判蔣宗武浙江左布政使劉福左通政屢搆誣獄刑部郎中武清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方賢皆繫西廠獄被收案凡西廠逮捕朝臣初不俟奏請氣燄薰灼自諸王府邊鎮及南北河道所在校尉羅列民間鬭詈雞狗瑣事輙寘重法人情大擾

質實 西廠在靈濟宮前武清等皆被收繫按明實錄武清自廣西勘事還至通州西廠官校言其有所齎載執繫之獄鞫無實釋之竟不以聞方賢時以左通政掌太醫院事韋瑛索藥不得遣人恣檢其家得片腦沉香以為盜之官庫且藏有御墨及龍鳳甆器俱以違法論尋謫戍遼東樂章張廷綱同使安南還廠校執之鞫其受餽遺有跡奏聞命冠帶閒住劉福先已擢副都御史以毋憂去尋坐為浙江布政時督造歲幣不如式當鐫一級服除命以三品官帶外補

有構之于直者遂執繫西廠亦以鞫無實釋之旋授陜西按察使蔣宗武無故被囚五月革西廠竟衣囚服返其家人猶未之覺也建寧衛屬福建行諸都司本朝順治十八年裁楊勰楊仕偉董序皆建安人劉勰少師榮之孫陳音字師古莆田人王應奎慈谿人武清大同人樂章橫州人張廷綱江寧人劉福益都人

三月命慎妖言之獄

時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多為僞書誘愚民而後捕之冤死相屬廷臣莫敢言有通判曹鼎知縣薛方者寧晉人也會罷閒家居廠校誣其邑人王鳳與瞽者康文秀受妖書株連及之發卒圍其家榜掠誣伏既論死鼎方兩家人數聲冤下法司覆驗獄果妄而分守懷來中宮廖禮復興妖人趙大獄所收擊甚

衆巡撫殷謙等具奏如禮言獄成命官按之亦妄帝始悟罪所罪妖言多被誣者乃下詔責禮等而諭諸法司慎鞫妖言之罪毋或瞻狥以虐非辜

質實 寧晉唐縣明屬趙州今因之殷謙字文撝涿州人

夏五月大學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等請罷西廠

輅以西廠官校勢日橫因率同官劾直罪且言陛下委聽斷于直直又寄耳目于羣小擅作威福賊虐善良陛下若謂摘奸禁亂為有益則前此數年何以帖然無事近自直用事以來人心疑畏卿大夫不安于位商賈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業若不亟去直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帝得疏愠曰用一內豎何遽危天下誰主此奏者命太監懷恩章言至閣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逮問直擅抄沒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邊城要害守備俄頃不可缺直一日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地直擅收捕留守大臣請近

侍在帝左右直輙易置直不去天下安得無危輅等同心一意為朝廷除害無有先後恩等以實覆奏傳旨慰勞翌日兵部尚書項忠亦倡九卿劾之帝不得已令直歸御馬監調韋瑛邊衛散諸旗校還錦衣衛中外大悅

六月斥兵部尚書項忠為民

忠之倡九卿劾直也既具疏草令郎中姚璧持詣諸尚書署名先詣吏部尹旻旻素交驩直却曰奏出項尚書兵部宜為首璧對曰公六卿之長也旻怒曰今日乃知六卿之長耶既署名即馳報直直銜忠甚謀于錦衣千户吳綬綬嘗從征荊襄以罪為忠所劾亦深憾忠隨相與伺之急忠不自安乞歸治病未行而直綬嗾東廠校誣忠以劉江事劉江者金吾左衛都指揮也注選為江西都司巡按御史以其未諳軍政檄

使領操而吏令僉事掌御司印江不勝忿疏其事以請事下兵部言江妄奏嘗罪帝方以都指揮例得掌印江未為妄遂切責兵部阿御史言而東廠校忽騰飛語謂江選都司非例乃夤緣中官黄賜屬兵部得之賜故與陳祖生為司禮監直收其位已上不相能商輅之劾直直疑出賜祖生意賜祖生皆閩人直既譖其為鄉人楊曄報復出之南京意猶未慊因摘江事誣忠且以傾賜給事中郭鏜等遂上章劾忠詞連興武伯李震等交通忠狀震初與忠共平荆襄賊亦畀綬所悪也詔並下法司會錦衣衛廷鞫忠抗辯不少屈衆雖知忠枉事皆無左驗然重違直意而綬又方為錦衣理刑官遂周內其獄黜忠為民江遣戍姚璧亦被牽引與震等論有差（質實 姚璧桐廬人少保夔之子尹旻字同仁歷城人吳綬江夏人）

御史戴縉上書頌太監汪直功乃復開西厰大學士商

自永樂設東
廠寄宦官以訪
緝之任固已作
法于涼矣憲宗
信任汪直復為

輅引疾歸

時西廠方革人心稍安顧安眷直不衰令密出外刺事如故御史戴縉者性險燥干進以九年秩滿不得擢用探知帝意乃假災異上疏言近歲以來災變屢臻敕諭廷臣修省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亦未聞羣臣祛何稗政効何嘉猷獨有太監汪直緝捕楊曄等之奸惡懲治高崇王應奎之贓貪凡所摘發允恊公論足以警衆服人特其部下官校韋瑛輩行事或涉張皇為大臣所奏罷伏望陛下推誠任人務俾宿弊盡革然後天意可回也縉初為此奏屬所善錦衣千戶吳綬以稿示直得之大喜為言于帝疏既入遂復開西廠商輅引疾請歸帝先入直譖謂輅受楊曄金徒以大臣故置不問至是遂聽輅去而縉所上疏並乞令兩京大臣自陳以傾直所不悅者于時大臣以次陳免者數十人士大夫皆俛首事直直勢愈

特置西廠氣焰熾張羅織內外其勢甚橫甚且擅行逮問易置近臣其初不過因汪直發舉力州殺人事耳其摘奸執知此正若輩先為小忠小信以成其大不忠大不信之故智憲宗寵墮其術中深相倚毗自此廠衛乘時竊柄日漸恣肆逮宋世而

恣矣然直雖倚勢多作奸亦時或發奸以取信于帝明年南京鎮守中官覃力朋進貢還以百艘載私鹽武城典史詰之力朋擊折其齒射殺一人直廉得以聞逮治論斬力朋後得倖免而帝以此謂直不私益幸直質賁武城古夏城地隋改舊武城為清河縣別置武城于此明屬高唐州今屬臨清州戴縉字子容南海人

發明 明自宦官王振亂政御史李鐸以過振不跪謫戍鐵嶺衛于是言官之氣始懾于宦官然未嘗顯與宦官比也前七年雲南鎮守中官錢能以疾將召還巡按御史郭陽譽能剛果有為乞留鎮守為士論所鄙然猶不至傾朝士以悅宦官也戴縉險躁干進諂諛訑訑頌西廠之功而揚其獄且以傾直所不悅者嗣後宦官用事遂多與言官相表裏馴至末流崔呈秀倪文煥之徒皆甘心効

元氣傷則遂以危亡追論禍源憲宗豈得辭作俑之咎耶

逆閹膚大毒痛海內以速明祚之亡而作俑實自縉始縉罪可勝誅哉

秋八月振南畿山東州縣災

帝以應天諸府及山東兖州水潦傷稼民大饑乃分遣曹郎往發倉賑之並賜之敕所在有司貪酷者許速治以聞 質實 分遣曹郎按明實錄振兖州者刑部郎中張文淮安則兵部郎中張謹兖州則戶部郎中谷琰徐州則吏部員外郎國泰鳳陽則戶部郎中李惆然

錦衣衛執工部尚書張文質下獄

東廠官校發雲南百戶左昇私事詞連當通政使兵部尚書張文質錦衣衛遂執下獄帝不知也左通政何琮等以掌印請帝乃知而釋之錦衣衛官以擅繫大臣停俸三月 質實 張文質昌黎人何琮字文

太子出閣就學掾敘所當慎稟覃吉即老成舊閹亦祇可謹視起居若口授章句廷臣中豈無可簡備官僚以資啟迪乃委之

璧仁和縣人

九月京師地震

月之十日甲戌夜地震者三次

戊戌

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出閣就學

命太常少卿王獻等入侍學士彭華等充講讀官敕閣臣萬安劉珝劉吉董督之時有老閹覃吉者朝夕侍太子口授四書章句及古今政典帝賜太子莊田勸勿受曰天下皆太子有也太子偶從內侍讀佛經吉入太子曰老伴來矣急手孝經是年太子方九歲端本正始吉有力焉

質實 彭華字彥實安福人大學士時之族弟也

寺人實為非體幸而吉尚謹慮不致貽累蒙求然欲以是垂訓後人則如馮保等之挾勢攬權未嘗不由于承垂保護史家不知履霜堅冰之義反以端本正始歸功于吉無識甚矣

三月復開遼東馬市

永樂間設馬市于廣寧及開原城東以待泰寧朶顏福餘三衛正統間以其部衆懷貳罷不設會們都將暴强侵掠三衛部長皆走避塞下頗饑困屢請復開遼東馬市兵部持不可至是遼東巡撫陳鉞復為之請乃許之而通事劉海姚安肆侵牟朶顏諸部挾怨遂擾廣寧不復來市後鉞長兵部懼罪及己因請治海安二人罪令參將布政司官一人監市毋有所侵尅于是互市如故

質實 陳鉞字廷威獻縣人

上杭盜起以高明巡撫福建督兵討平之

上杭地接江西廣東山谿險阻為閩之盜藪天順中李宗政作亂巡按伍驥幸兵搗其巢俘盜八百餘人亂乃定至是曾宗鄧嵩等復屯結出掠勅鎮守中官盧勝巡按戴用督捕之而勢益熾時高明方服闋特

起為福建巡撫任以討賊明至汀即督兵入山不數月盜皆以次擒縛誅首惡三十六人餘減死遣戍析其地置永定縣由是上杭無盜患

質實

上杭宋縣明屬汀州府永定縣明屬汀州府今皆因之高明字上達貴溪人自幼事母以孝聞初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會楊州私販鹽者嘯聚為寇守兵失利詔明討之造巨艦曰籌亭往來江上督戰沿江置邏堡候望賊蹤跡無所匿遂平之明庶約清峻所至事輒辦既平上杭盜旋移疾歸伍驥字德良一字體純安福人驥與都指揮丁泉同討賊泉力戰為賊所害驥平賊後亦旋卒閩人並祠祀之知縣蕭定聞于朝賜祠額曰褒忠戴用萬安人丁泉汶上人

夏五月以戴縉為右僉都御史

縉既頌直功復開西廠即擢尚賓司少卿然縉意未慊也直力薦之于帝旋有是命明年復自中旨擢副

都御史甫踰年進都御史代王越掌院事于時御史王億等競效縉所為相率媢直謂西厰摘伏發奸不惟可行之今日實足為萬世法傳聞者無賢愚皆嗤罵之指縉為罪首而縉諏躋顯秩益甘心黨直依阿澳忍臺中紀綱掃地後直寵日衰縉知不為廷臣所容謀出為南京工部尚書直敗黜為民 質實

王億銅梁人

六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四川巡撫張瓚討平松潘疊溪苗

先是松潘諸番冦邉僉事林璧言松茂惟設二叅將以副使居中調度事重權輕臨敵稟令上官千里請戰謀洩機緩故常失利宜别置重臣弾壓或即命廵撫兼領專其責成乃詔瓚兼督松茂安綿建昌畢務

瓚至軍審度形勢令副總兵堯彧軍松潘參將孫鳳軍威疊為夾攻計而自率兵攻白草壩數大砦斬獲無算移師向茂州疊溪所過降附賊黨皆殲先後破滅五十二砦其他一百五砦悉獻馬納款諸番盡平留兵戍要害乃班師

質實

安縣唐曰龍安元安州明降縣屬成都府今改屬綿州白草壩番砦名在今龍安府屬之平武縣南張瓚字宗器孝感人林壁武岡州人

太監汪直行遼東邊

前年冬遼東巡撫陳鉞以掩殺冒功激變直欲自往定之而帝命馬文升往安撫直不悅文升馳至鎮宣璽書撫慰無不聽撫者事垂定直思攘其功固請于帝挾其私人錦衣百戶王瑛日馳數百里兼持守令遠近驛騷鉞聞之懼先遣人賂直左右令所過居民跪迎道左比至鉞出迓于郊望塵蒲伏盛供張以娛

直左右既得賂復爭稱鉞賢直大喜至開原再下令招撫文升乃推功于直然直內慚文升又與抗禮奴視其左右直益不悅而鉞與文升素不合日夜譖之直於是必欲傾文升矣

發明　明代宦官採辦刺事分鎮監軍出使皆肇自永樂而特遣巡邊則自憲宗之命汪直始夫直之擅作威福其時中外已莫不震讋原不待巡行邊徼而始張其聲焰也即今考其傳載率飛騎日馳數百里所過鞭撻官吏各邊都御史皆服櫜鞬迎謁供張甚盛左右從者悉大通賄賂遠近為之驛騷于邊事又何益哉直年少喜兵欲以邊功自固乃有此行而為憲宗者亦何至曲徇其請而罔顧邊釁之日啟也耶

秋七月京畿山東大水

分遣郎中林孟喬劉道員外郎袁江王臣往勘災振之尋詔廷臣條卿民事宜而命南江刑部侍郎金紳巡視江西災時江西亦大水也于是科道官應詔言近歲以來工匠以斧斤微勞濫膺祿秩旗校捕獲妖言輒得遷官前雖敕法司慎鞫斯獄而緝捕者希求陞職恐其中不免枉誣刑賞過中災祲亦或 此疏入帝下所司議之是年四月襄陽江溢 城郭詔免被災秋糧五月陝西商州大水民多溺死者

質實 林孟喬福清人劉道懷仁人袁江祥符人王臣蒲城人金紳字縉卿上元人

八月下蘇松巡撫年俸于錦衣衛獄

俸巡撫山東時陳鉞為布政使兩人負氣不相下遂相惡也鉞既為汪直所喜欲逞前憾于俸從容言俸短直信之會俸議事至京直請執下錦衣獄先是俸所親學士江朝宗除服還朝道俸所部俸出迓之與

眄舟並下所至有司供張煩盛直方求倖罪聞之疑朝宗必有所關說并下獄榜掠朝宗不能堪誣引僉事吳璘等十餘人俱被逮繫獄半載戍倖湖江廣邊衛謫朝宗等官有差踰年倖竟卒戍所賀寶朝宗巴縣人吳璘山陽縣人

九月擢嘉興府楊繼宗為浙江按察使

繼宗為嘉興知府以一僕自隨署齋蕭然性剛廉孤峭人莫敢犯時集父老問疾苦為祛除之大興社學遇學官以賓禮師儒競勸文教大興御史孔儒來清軍里老多撻死繼宗榜曰御史杖人至死者詣府報名儒怒繼宗入見曰為治有體公但釐剔姦弊勸懲官吏若比戶稽核則有司事也儒不能難心銜之潮行突入府署發篋視之敝衣數襲而已儒慙而去中官過者索錢于繼宗即發牒令取庫金曰金具在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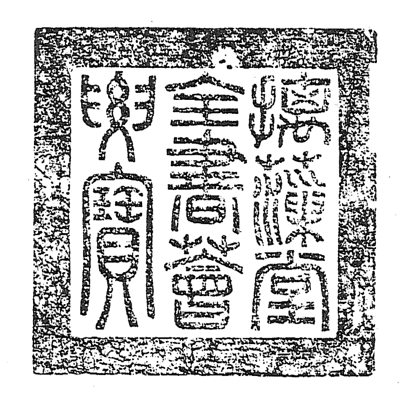
我印券中官咋舌不敢受入覲汪直欲見之不可帝問直朝覲官孰廉直對曰天下不愛錢者惟楊繼宗一人耳至是秩滿超遷按察使數與中官張慶忤慶兄敬在司禮每于帝前毀繼宗帝曰得非不私一之楊繼宗乎敬惶恐遺書慶曰善遇之上已知其人矣

河決開封

壞護城隄五十丈河南巡撫李衍上言河南累有河患皆下流壅塞所致宜疏開封西南之薪城下抵梁家淺舊河口以洩杏花營上流而自八角河口抵南頓則當分導之以散其勢庶可免祥符鄢陵睢陳歸德之災帝勅衍酌行之明年正月遷滎澤縣治于河北然衍所疏浚者不久亦塞

質實 明史河渠志祥符護城大隄天順元年所修築也方輿紀要杏花營在開封城西北二十里一統志八角河口今曰

八角店在祥符縣西南三十里南頓古頓子國春秋時以迫于陳而南徙因名南頓今陳州府商水縣北有故頓城鄢陵漢縣明屬開封府今因之李行字文盛其先居城人永樂初有李義者謫戍南丹後改編隆慶州民籍遂為隆慶人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編修臣馮敏昌

謄錄監生臣李馥香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四百二十七　史部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

起己亥明憲宗成化十五年盡
丁未明憲宗成化二十三年凡九年

己亥十五年春二月脩開國功臣墓

南京禮部言勳臣李文忠等十三人墳墓俱在南京城外文忠曾孫李萼等以歲久頹壞為言請命工修治帝可其奏且令無後者置守塚一人

質實　按明實錄勳臣十三人為常遇春李文忠鄧愈湯和馮國用吳復俞通海康茂才趙德勝丁德興張德勝吳楨吳良明年復命南京二部修耿再成墓從其曾孫俊之請也

夏四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太常寺丞

孜省初為江西布政司吏犯法受贓既歷京考得冠帶而贓事發當逮為民匿不歸時帝好方術孜省乃學五雷法厚結中官梁芳錢義以符籙得幸中旨授太常寺丞御史楊守隨言祖宗官人之制必考素行是以奸利寢止流品不淆李孜省故犯贓之吏其貲格則刀筆也其情罪則昏庸也太常職司祭祀厥選尤重奈何用此贓穢罪人以瀆事天地宗廟給事中李俊亦以為言帝不得已為改上林苑監副然寵幸日甚賜以印章二曰忠貞和直曰妙悟通微許密封奏請孜省因與梁芳表裏為奸干亂政事

質實

李俊字子英岐山人李孜省南昌人

五月下兵部右侍郎馬文升于錦衣衛獄謫戍

文升既撫定遼東還奏以牢醴理部事如故而陳鉞終欲徼功飾罪復激變失事為言官所劾遣汪直偕定西侯蔣琬尚書林聰往勘之會兵部亦以激變劾鉞鉞疑出文升意傾之益急直故惡文升而庇鉞欲卸其罪因奏文升行事乖方禁互市農器故致邊患然文升實禁市軍器非農器也琬聰畏直勢不敢異奏皆如直言遂逮文升下錦衣衛獄謫戍重慶衛并詰責言官容隱不劾奏廷杖李俊等五十六人鉞既傾文升遂諷直請于帝大發兵樹邊功是年冬以撫寧侯朱永充總兵官直監軍鉞贊軍務師師出遼東塞遇貢使六十人掩殺之更發墓斷髑髏以張級數捷聞封永保國公增直歲祿陞賞者二千六百餘人鉞亦論功晉右都御史尋代楊鼎為戶部尚書

質實

重慶衛在重慶府西洪武六年置隸四川都司

蔣琬江都人定西侯貴之孫

秋七月太監汪直行大同宣府邊

宣大鎮巡官屢報寇將擾邊兵部患們都垺伽嘉色淩盡鈔南侵請敕重臣往視邊備然是時伽嘉色淩已為其族弟伊斯瑪音所誅殺部下方内亂實無意南侵鎮巡官言邊警冀虛張守禦功以覬賞也而兵部未伽伽嘉色淩死遽信邊臣言乃有是命帝竟命直往所至飾廚傳供張百里外都御史服櫜鞬偕其屬伏道左泥首迎謁須過乃敢起至館易服請見膝行起居叱之出乃唯唯退左右索賂不貲各傾帑以給之邊儲為之空

九月播州諸蠻作亂

先是播州宣慰使楊輝欲立庶長子友為嗣長官張淵阿順之安撫宋韜等諫乃止輝致仕帝命輝適子

受嗣輝以友不得襲職謀割地予之問計于淵淵勸輝取生苗所據夭壩干灣溪等砦授友長官韓瑄以苗不為亂諫毋往取輝怒與淵計執瑄杖殺之而以苗亂聞于朝乞令湖廣貴州會兵進討廷議以輝難獨任宜敕四川巡撫張瓚督其軍瓚至播州與輝攻敗諸苗請于灣溪設安寧宣撫司即以友為之時成化十一年也夭壩干等砦雖舊隸播州以僻阻棄不問生苗耕其地居之與鄰壤諸蠻安輯日久既立宣撫壩土蠻惡其逼遂煽諸蠻作亂攻圍安寧愛友力弗支求援于川貴二鎮兵部乃奏起輝統兵以勦敉川貴兵助之已而夭壩干賊首齋果復糾合九姓豐寧及葛波賊萬人攻剽愈亟帝責諸守臣玩寇命鎮守太監張成總兵吳經相機勦撫迄莫能靖也

質實

灣溪蠻砦名地在今平越府黃平州廢重安司境夭壩干亦蠻砦名地在今遵義府廢播州司境爛王長官司明洪武十六年置地在今獨山州東一百

十里豊寧長官司明洪武二十年置地在今獨山州南一百十里荔波宋羈縻州元屬南丹安撫司明洪武元年併入思恩縣十七年折置荔波縣隷廣西慶遠府正統十二年改屬南丹州孝宗十七年改屬河池州　本朝雍正十年改隷貴州都勻府

庚子十六年春二月逮河間府知府滕佐等罪之

中官陳喜以事出河間會歳饑知府滕佐偕其屬分振所部失迎謁郵傳倉卒治供張又不當喜意喜怒歸白于帝乃命逮佐等至京罪謫有差　佐　質實　滕佐字輔臣臨洮人

王越襲諳達于威寧海子破之

初越紅鹽池之捷自謂當得封爵尚書白圭持之叙不踰常格心憾甚既而汪直用事越于西征識其黨

韋瑛遂破名檢因瑛以交直屢嗾直言邊功固寵直之搆釁遼東越私于朱永諷其薦已督師為陳鉞所阻鉞懸寵心益艷之會延綏守臣有言敵騎將渡河犯邊者越喜甚乃説直請出師詔以永為將軍直監軍越提督軍務越偵知敵無犯延綏意河氷泮方移帳威寧而惡遼東之役永不援已與偕也乃以計紿直奏令永師師由南路已與直將輕騎循塞垣而西俱會榆林越至大同告直以敵帳所在盡選宣大兩鎮兵二萬出孤店分數道進值大風雨雪晦冥潛行至威寧海子時伊斯瑪音等不為邊患不虞師之猝至相顧驚愕壯者倉卒乘馬避因殺其老弱報首功四百三十餘級獲馬駝牛羊六千師不至榆林而還永至榆林不見敵無功由是增直歲祿越封威寧伯提督團營領都察院事如故

質實

一統志威寧海子在今正黃旗察哈爾南其西南舊有威寧城金時故縣也孤店闕名在大同縣東北

三月詔減光禄寺供奉

時京畿山東洊饑諭禮部曰比歲以來順天北直隸山東府縣旱潦相仍朕甚憂之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朕重賴吾民供奉玉食于上而吾民有不飽半菽者日當與膳進御興念及此為之輟食其令被災府縣應徵入光禄寺供用量為減省自今有可恤吾民者具悉以聞

夏六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劾陳鉞罪不問

初御史王崇之巡按遼東劾巡撫陳鉞啓釁召敵鉞大恐謀之汪直以崇之受都指揮莊森不為禮坐遣制下錦衣衛獄輸贖調延安推官及直鉞用兵方論功而敵大入鉞與鎮守中官韋朗等匿不以聞鉞既召入為戶部尚書朗始入告珍往巡按得其狀請正鉞等欺罔罪事下兵部尚書余子俊覆奏如珍言帝

乃命停鉞等歲祿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言鉞罰不蔽罪恐自此邊將效尤疆事日壞語甚剴切帝是之而卒置鉞等不問

質實 強珍字廷貴滄州人王崇之臨海人吳原字道本漳浦人許進字季升靈寶人

秋八月申存恤孤老之令

戶部言大興宛平歲廩孤老七千四百九十餘人凡贍糧二萬六千九百餘石布如人數近有司踈于稽察董其事者日肆侵牟無告之民不霑實德宜敕府尹月再巡視俾惠澤下流毋負朝廷恫瘝至意帝俞其請且詔天下有司殫心存恤所在巡按御史廉其怠者奏聞治罪

質實 大興金以析津縣改置宛平遼以幽都縣改置明並為順天府治今因之

太監汪直逮治御史強珍于監馬監以中旨謫戍之

直方自矜遼東功聞珍指為啓釁劾鉞罪怒之會直閱邊還鉞郊迎五十里訴珍誣已直益怒奏珍所劾皆妄遣錦衣千戶蕭聚往勘械赴京比至直縶治珍于御馬監榜掠備至然後奏聞命法司廷鞫皆不敢忤直意坐以奏事不實當輸贖直心未慊降中旨罪珍欺罔謫戍遼東而免鉞等所停歲祿責兵部言官先嘗劾鉞者各停祿三月

發明

御馬監非鞫獄之地也借使珍有罪豈無朝廷三尺法在直顧擅執而私榜掠之其弁髦紀綱甚矣陳鉞啓釁邊陲敢于隱飾停祿之懲已為軼罰而直甫還朝遽寢前命反移邊臣欺罔之罪以罪言官詔令發施若擷其手太阿之柄果安在哉

冬十二月諳達犯大同

伊斯瑪音自威遠衛入犯報威寧海子之役也大同鎮守官告警復命朱永汪直王越率京軍禦之明年三月捷還加直歳禄三百石永世襲爵進越太子太傅明制文臣不得封公侯越從勲臣例改掌前軍都督府自是真為武人且望侯矣

辛丑 十七年春正月以方士顧玒為太常寺少卿

玒以扶鸞術得幸屢緣傳奉為太常丞至是晉少卿逾月喪母乞祭誥故事四品官未三載無給誥賜祭者帝特予之未幾進本寺卿時李孜省用事玒與趙玉芝淩中倚以為奸玉芝亦善方術因中官高諒進中善書給事文華殿三人者皆累擢至太常卿權勢稍亞于孜省而廷臣艷其寵頗諂附之玒之為母乞

祭誥也尚書尹昊欲獻媚于玒因請並給誥贈其父其二子經綸尋亦以中旨授官帝方崇信左道故玒等致祭顯如此

質實 顧玒大興人大德顯靈宮廟祝也趙玉芝番禺人淩中史不詳

二月南京地震

是月十日甲寅也鳳陽淮安揚州和州及山東河南州縣同日皆震禮部言考之傳記春動者饑二月動者水今地動踰千里況鳳陽南京宗廟社稷所在關繫尤重乞敕有司恤究矜寡施德澤以弭災異廣儲蓄以備歲凶修渠堰以防水患從之

夏四月旱風霾

敕羣臣修省

中涓錄囚濫觴于正統體統凌夷已非一日但熱審朝審之制自永樂以來守而不變何至憲宗竟盡改其章概行罷廢而以會讞大典專任宦官廷臣遂無由過問紀綱倒置甚矣況其務疑放遣較常倍增則由苦眾欲假姑息博美名不復顧明刑本

命司禮監同法司錄囚

時遣太監懷恩同三法司錄囚自是丙辛之歲內臣審錄以為常謂之大審南京則命內守備太監行之初成祖定熱審例決遣輕罪仁宗命閣臣會審重囚英宗又命三法司同公侯伯會審謂之朝審至帝罷閣臣預審之制而內臣大審所矜疑放遣常倍于熱審

質實 按明史刑法志成化時會有弟助兄鬬因毆殺人者太監黃賜欲從末減尚書陸瑜持不可賜曰同室鬬者尚被髮纓冠救之況其兄乎瑜不能難卒為屈法考瑜于成化八年致仕賜于十三年以汪直譖被斥則憲宗之遣內官會審不自是年始矣特是年始定為大審之例耳

五月諳達犯宣府

意澂然之失宜可勝言乃推勢既係法司惟視其意指則其所寬者必其通已甚者也不然必甚流雖貪賊與彼無涉者也而其所嚴者必其有嫌隙或受囑託而欲致之于死者也國法尚可問乎而史家猶以多所矜救為美真不識事體之甚矣

命汪直監督軍務王越為將軍充總兵官禦之比至敵亦退因留屯其地詔所在鎮巡官聽直越節制至冬請班師而其時直已為尚銘所間寵漸衰請之再不許尚銘者東廠中官也始因直進附于直直之還自咸寧會有盜西內物者帝命廠校索之急而東廠捕得盜銘以聞帝大喜賚銘甚厚直惡其自以為功也曰銘敢負我銘聞之慮將傾己謀發直事以先之直初與王越甚昵時或洩禁中語于越後直主陳鉞議用兵遼東言官多以啓釁劾越鉞方領都察院事不能制也而鉞譖于直謂皆越所嗾者直怒而窘辱越越抉前所洩語以抵之直乃沮尋兩人意釋交如初顧所洩語頗聞于人銘廉得之乘直監軍于外白諸帝帝于是始疑直不欲直還而陳鉞未之知也時鉞以余子俊憂去方代長兵部遂復為直請班師帝切責鉞直越乃大懼

六月雨雪

是月十九日癸亥也

秋七月雷震郊壇

是月二十五日己亥也前十三日丙戌南京大風雨社稷及太廟殿宇皆摧十一月丁酉南京復大雷雨雪

八月以方士李孜省為右通政

命寄俸于通政司仍掌上林苑事同官王昴惡其奸邪亂政過之無加禮孜省銜昴譖于帝左遷太僕少卿故事寄俸官不預郊壇分獻帝特以命孜省大臣懲昴事無執奏者居二年進左通政賈王昴

靈璧人

發明　甚矣憲宗之遂過也前二年命孜省為太常卿以楊守隨之諫而改官上林是憲宗既知孜省為賊械罪人不可以典祭祀矣而竟復用為右通政俾預郊壇分獻則明明知其不可而故蹈之也夫孜省之得幸于憲宗以善方術耳左道亂政法所必誅乃憲宗且崇之信之羣邪蔓引相倚為奸二十一年星變求言始勉從廷臣之議復貶孜省上林丞而旋貶旋擢甫及再期遽貳秩宗甚至劉敷李裕援之而進馬文升楊守隨擠之而退威福恣行朝野側目亂政之極一至是哉厥後嘉靖時郎元節陶仲文之徒弊如出一轍者傳曰作法于涼憲宗之謂已

冬十月以道士鄧常恩為太常寺卿

常恩因中官陳喜進日蘸帝祀淫祠帝曲聽之是時
嶽鎮海瀆諸祠並置石函周以符篆中藏金書道經
一卷雜貯金銀錢寶石及五穀為厭勝皆常恩所 實
為也後孝宗即位從都御史馬文升言乃毀之

實 鄧常恩臨江人

壬寅 十八年春二月太監郭文殺沛縣民詔逮知縣馬時
中于獄譴之

文自南京還過沛怒時中治供張不時搒掠時中子
不勝捷溺于河時中赴救之起呼冤文益怒褫時中
衣縶以行縣民憤甚繞船大呼厲叱之不退文使家
人持兵擊之殺二人時中訟于朝而帝先入文愬命
錦衣衛械時中至京謫降廣西慶遠府經歷未幾有
尚饍監中官齎薦新節物道出南旺湖辟行舟或避

之緩縳其人懸于檣㫖之死管河右通政楊恭以聞命刑部郎朱守孚往勘守孚右中官請治恭等廵河不能禁約之㑹楊恭岐山人朱罪帝皆不問質實守孚桂陽人

三月振南直隷山西饑

先是淮陽廵撫張瓚以鳳陽淮安饑入告發而淮直五萬振之至是南京給事中劉璣復告南直隷諸府州災命以淮安常盈倉糧三萬石振鳳陽以蘇松常鎮四府羨儲餘米徐州廣運倉糧一萬石各振其地之民以南京常平倉糧三萬石賑應天滁州以揚州鈔關及稅課司夏季應征之鈔準貫納米賑淮安揚州敕瓚與蘇松廵撫王恕董其事時山西大同亦饑戶部主事汪洪奉命往徵邊儲知其狀疏請緩徵并乞命山西廵撫何喬新大同廵撫郭鏜撤所屬賑恤從之旣而畿內山東饑復遣使分賑質實

汪直藉西廠以肆毒王越陳鉞倚瑶勢以横行朝臣豈無聞見何竟箝口不言使非阿丑以滑稽進諫憲宗終終無由覺悟是盈廷察案乃優伶之不若乎迨巨𤇆兇去始撫拾陳言聯章請罷西廠事後之論誰則不能而

何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

劉珝臨清人汪洪大興人

罷西廠

先是有小中官阿丑者工俳優一日于帝前為醉者嫚罵狀人言駕至嫚如故言汪太監至則避走曰今日但知汪太監也又為直狀操兩鉞趨帝前曰吾將兵仗此兩鉞耳問何鉞曰王越陳鉞也帝欣然而笑稍稍悟然廷臣猶未敢攻直也自尚銘既發直越交通狀命留鎮宣大不許其班師旋又名還京營將士改直越專鎮大同罷日替言者始交章請罷西廠未報可閣臣萬安知銘日譖直於帝帝雖未俞言官請意固欲罷之乃上章極言東廠法制之善人易遵循西廠事出權宜當革從之安以西廠既罷直與已不兩立而王越多智數恐其導直謀復入尋請調越延綏以離之於是直勢益衰

建言者猶䩄然自居于抗直亦可醜矣

陳鉞有罪免

右軍都督馬儀言鉞撫遼東時侵牟帑金交結近侍以希擢用私役軍官入京詗事擅殺貢使乾沒其方物與汪直誣陷侍郎馬文升御史強珍諂成其子澍冒功授錦衣千户亦倚勢為奸利事下都察院請遣官按之時帝已知鉞為直黨儀所劾鉞罪皆實然馬文升諸人之謫雖由鉞等所構實帝命也頗惡儀言及之不欲究其事乃令鉞致仕去調澍于永平衛右所而儀亦南京閒住

質實　明史兵志永平衛隸後軍都督府

夏四月哈商復哈密城

哈尚寄居苦峪十年至是率所部兵八千六百人剏罕東赤斤二衛夜襲哈密城破之伊蘭遣秉勢連復

八城遂居故土總兵官王璽巡撫王朝遠奏其事帝喜賜勅嘉奬朝遠因請封哈商為王廷議不從乃進左都督

質實 王朝遠名漢以字行進賢人

以鉛山縣知縣張昺為監察御史

昺性廉明善治獄所雪寃獄至多政聲達于朝故有是命時與昺相先後以治行稱者有陳鋼丁積皆能興民利而除所疾苦所在民懷之然二人竟終郡縣吏

質實 鉛山唐置場南唐升縣元升州明洪武初復為縣屬廣信府今因之張昺字仲明其先慈谿人後徙於鄞其令鉛山時邑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訟于前令不能決昺至行縣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民言樹有神巢其顛不聽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伐樹血流出樹間衆懼欲止昺手斧之卒仆其樹則二婦人墜焉一即前所

失女也有巫以隱形術宣淫邑中昺執巫痛杖之無所苦已並巫失去昺馳縛歸印巫背鞭之立死乃盡毀諸淫祠嫠婦子為虎所噬其母訴于昺昺齋戒檄城隍神期五日必驅虎至縣庭聽訟及期二虎伏庭下昺叱曰孰傷吾民法當死無罪者去一虎起斂尾去一虎伏不動昺射殺之以畀嫠婦曰虎抵而子死矣陳綱字堅遠應天人黔陽知縣縣城當沅湘合流數決壞廬舍綱募人採石甃隄千餘丈水不為害南山歷宮道數里徑仄甚行者多墮崖死綱積薪燒山沃以醯拓徑丈許行者便之綱病民爭籲神願減已算益綱壽遷長沙通判及卒黔陽長沙並祠祀之丁積字彥誠寧都人新會知縣宦者梁芳邑人也時方用事其弟長橫于鄉官吏莫敢誰何積捕之繫獄由是權豪屏迹令甲民出錢輸官供役曰均平錢其後吏貧復使甲首出錢供用曰當月錢貧者至鬻子女積一切杜絕歲大旱築壇以禱昕夕伏壇下者八日

雨大澍而積遂得疾以辛士民聚哭于途一嫗哭極哀或問之曰來歲當甲長丁公死無以卹生矣

六月諳達冦延綏擊敗之

伊斯瑪音冦延綏都指揮劉寧敗之于塔爾山廵撫何喬新指揮同知支玉敗之于天窊梁中嵛千户白道山敗之于木瓜園總兵官許寧敗之于三里塔叅將周璽游擊董升等敗之于黑石崖時冦扺于邊墻不得出遂大衂質實一統志塔爾山在葭州西北上有小塔因名天窊梁中嵛在山西保德州河曲縣北木瓜園在葭州府谷縣北三里塔在楡林縣北黑石崖在保德州西南下臨黄河劉寧字世安山陽人支玉聞喜人州璽字廷玉遷安人

秋八月大水

衛漳滹沱並溢河南霪雨自六月至于是月漂損廬舍三十一萬四千二百餘間溺死居民一萬一千八百餘人

質實　明史河渠志漳水出山西長子曰濁漳樂平曰清漳俱東經河南臨漳由直隸真定河間趨天津入海其分流至館陶與衛河合

閏八月逮中都留守指揮郭玉下吏

玉上言守備中官徇奴隸之言掣諸司之肘決獄惟貨多不以情請罷勿設便帝以臨濠乃祖宗根本地特命中官往鎮寄以守備之權循祖制也玉何敢議罷草下巡按御史逮問妄奏之罪

詔天下刑官毋滯訟

山西巡撫何喬新劾按察僉事尚敬劉源視獄多淹滯乃下詔曰刑獄重事也周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蓋言慎也今有司乃或瘝厥職推鞫不以時凡罪因應省釋者亦梏拳而久囹圄之若一旦瘐死則是有司殺之矣喬新言是其即治敬源贖官罪自後有司滯訟半年以上者所在巡按御史奏聞逮治全天下刑官勤決獄以副朕意

質實 尚敬臨潁人　劉源宛平人

冬十二月文華大訓成

以教太子也書凡二十八卷列綱四曰進學曰養德曰厚倫曰明治帝親製文弁其首命詹事彭華中允周經等進講于太子太子每起立拱聽萬安以為勞謂講官宜跪請坐聽華與經不從竟得如禮

質實 周經字伯常陽曲人按明憲宗實錄書既成帝親序之復題其後曰朕臨馭以來兢業圖治十有九年于茲蓋嘗因旱郊禱惕于星變肆赦海內葺郊壇以奉大祀增籩豆樂舞以禮先師廣進士之額重老

臣之歸加養濟窮民之廪開武學儒生之貢減糶出賑以濟民饑恤刑審録以清訟獄修文究武飭内揆外朕宵旰靡遑慮功業之未茂也夫為治之道舉綱必挈其要張目必該其凡是編所述庶幾盡之爾尚究心副朕豫教之意念之哉

癸卯十九年春二月録故大理寺丞鍾同子為通政司知事

同景泰中御史以疏請復儲杖斃錦衣衛獄英宗復辟追贈大理寺丞録其長子起為國子生至是帝念同死于忠義雖已廕一子未足酬之詔賜越一命給同妻羅氏月廪越同次子也尋賜同謚恭愍從祀吉安忠節祠同少時嘗過祠下見所祀歐陽修楊邦乂諸人歎曰死不入此非丈夫也竟如其初志云

三月禁太監中鹽牟利

自成化二年太監李棠始開中遼東鹽萬引既而梁芳有寵假市珍玩名侵盜庫金以數十萬計不足則給以鹽前後賜芳兩淮餘鹽存積鹽不下數十萬引怙帝寵所請乞無不允諸內臣相率效之爲戚畹家人亦有希恩妄乞者帝皆曲從其請計臣不能執爭凡所乞中鹽至無算商引壅不行邊儲日匱至是中官王鉶復請支河東鹽二萬四千引帝始厭其擾曰祖制內臣無私産敢牟利中鹽乃命戶部榜諭禁之

質實　明史食貨志洪武定額兩淮歲辦大引鹽三十五萬二千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鹽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諸堡歲入太倉餘鹽銀六十萬兩浙歲辦大引鹽二十二萬四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倍之所輸邊甘肅延綏宣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四萬

長蘆歲辦大引鹽六萬三千一百餘引弘治時改辦小引十八萬八百有奇所輸邊宜府大同薊州歲入太倉餘鹽銀十二萬河東歲辦小引鹽三十萬四千引弘治時增八萬引歲輸寧夏延綏固原餉銀三萬六千餘兩凡大引四百斤小引二百斤餘鹽者竈戶正課外所餘鹽也存積鹽者正統時從巡撫周忱議以淮浙長蘆鹽十分為率八分給守支商曰常股二分収貯于官遇邊警始召商中納謂之存積

夏五月詔罷京軍雜役

時汪直報大同寇警請調京軍赴援兵部尚書張鵬以邊兵四萬已足守禦奏止勿遣因言京軍所以控馭近年工役頻繁未遑訓練猝有徵發恐不足用乞罷遣歸營以蓄銳氣時盧溝隄岸及京倉通州倉諸役一時並興是年春又命襄城侯李瑾督軍萬人修大慈恩寺凡團營見軍九萬三千四百有奇更番赴

延綏之役敗於趙張劉寧等如果分路克捷北于濠牆大衂之後自應補救懲懼何肖賄度

工者至五萬二千人故鵬言及之會保國公朱永役以為言帝乃詔罷京倉之役餘令趣工速竣即休舍之然於時團營弊日滋營帥中官習以軍士供私役謂之應役市井游販之徒以賂竄名軍籍憚營操征調率賄將弁祈免謂之買閑而提督守營諸官又說以空名支餉缺伍輒以萬計尋定西侯蔣琬奏其狀帝命懷恩偕戶部尚書余子俊閱實之弊迄莫能革也

質實 明一統志大慈恩寺在順天府西海子上舊名海印寺

秋七月諳達寇大同官軍敗績

延綏總兵官許寧既與王越易鎮至大同以爭坐不協于汪直巡撫郭鏜以聞詔直御馬監別遣中官蔡新代鎮守時諜者屢告邊警鏜問戰守計于寧寧皆不應小王子驟率兵三萬大入連營五十里寧亂末

侵掠大同則前此之虛妄可知矣至許寧以持重飾其畏葸之官軍覆潰但於掩敗爲功嵜不加顯僇以作士氣乃僅以降官閒住實爲縱惡此刑罰政之壞至明季而極矣

有備禦猝見敵至勢方盛不敢攖其鋒乃欲示以持重備其情邀擊之因斂兵城守而令別將劉寧董升軍西山周璽屯懷仁相犄角敵偵知寧無能爲遂縱兵大掠焚代王別墅王趣戰使衆哭于轅門寧猶不聽適有人自京師至者服佩頗異守門卒報云行事校尉來矣寧不得已與鎧新等將中軍營城外砲以十餘人爲誘新部騎馳擊寧將士爭赴之遇伏大敗死者千餘人劉寧董升闘中軍失利督衆自守敵圍之數重幾陷發巨礮擊敵圍乃解璽自懷仁還兵援之道遇敵乘勝前鋭甚璽厲將士曰今日有進無退大呼陷陣敵少却久之短兵接臂中流矢拔鏃戰益急與子鵬及麾下將士擊殺數十人會劉寧兵至中軍潰卒亦稍集敵乃退而寧竟掩敗以捷聞敵既得利長驅入順聖川宣府巡撫秦紘總兵周玉力戰却之已而巡按御史程春震發寧敗狀寧與鎧新俱下獄鎧降六官新以初任降三官寧降指揮同知閒住

質

實西山亦名雷公山方輿紀要云在大同府西北十五里後唐清泰末雲州軍亂節度使沙彦珣走西山據雷公口即此懷仁逵縣明屬大同府今因之順聖川在今宣化府西寧縣東代王代簡王桂曾孫惠王成鍊也成化二年襲封恭甑字世纓單縣八程春震雲夢人

八月太監汪直以罪貶王越免

言官劾直八罪一負恩欺罔二冒功濫叙三𢦏盜邦金四誣善獎奸五擅作威福六招納無籍七朋邪亂正八妄開邊釁詔從末減貶直南京奉御王越以黨直奪誥劵編管安陸州二子以功蔭得官者皆削籍戴縉吳綬並斥為民韋瑛前已調萬全衛陳鉞亦先致仕皆不問明年瑛欲邀功希復用誣報衛人劉德興謀不軌覆驗之妄帝惡其𢑱惡誅之直後竟得良死

九月妖人王臣伏誅

中官王敬挾千户王臣等採藥江南臣以妖術為敬所信倚敬勢燄旨括民間珍玩因奪室女縱淫所至騷然長吏多被辱至蘇州台諸生寫妖書辭不赴即令有司捕繫至驛中亂箠之諸生大譁敬奏其抗命下巡按御史建問巡撫王恕亟疏論敬等罪敬亦誣奏恕并及常州知府孫仁遂械仁至京恕抗章申救三疏劾敬會中官尚銘訐敬諸不法狀乃下敬等獄戍其黨十九人棄臣市傳首江南仁得釋歸諸生從輕擬輸贖

質實 孫仁新淦人

發明 汪直王敬之橫恣甚矣憲宗一旦譴斥時共快之然商輅發直之奸甫踰月而直復用王恕論敬之罪至三疏而敬自如特以尚銘一言譖訐乃始貶直而下敬于獄則憲宗之譴斥宦官者

仍以信任宦官直敬眖而尚銘用事銘固直敬之類也厥後梁芳之廢以蔣琮劉瑾之誅以張永亦皆其類之自相傾軋而非在上者果能察其亂政務決去之北明世宦官之禍所以蔓延而不可圖也

召陳獻章為翰林院檢討尋乞歸

獻章舉正統中鄉試再上禮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讀書窮日夜不輟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祭酒邢讓重之颺言于朝以為楊龜山復出由是名藉甚京師尋復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英交章薦名至京令就試屢辭疾不赴疏乞放歸田里就醫奉母乃授檢討歸

質實 邢讓字遜之襄陵人按王世貞弇山堂別集云尹直瑣綴錄謂邢濟修憲宗實錄以

旌門之制所以
闡幽維化使筆
層白是自昔即
昔我得所從思

陳獻章作十絶句媚梁芳自是為世所鄙而薛應旂憲章録因之謂出張元禎筆攷實録謂獻章貌謹厚詩文亦有可取者然于理學未究也一時好事妄如推尊形諸薦奏雖其鄉里前輩以德行文章自負者亦疑之及授官歸沿途擁騶從列仗衛揚揚得志而去其詆獻章亦甚矣第不載十絶句媚梁芳事而所謂鄉里前輩者蓋謂濬也若出濬筆不當隠然以前輩自謂元禎庶幾為近之云張元禎貽書誚與弼有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事亦與其纂修實録甚詆獻章相類瑣綴録因誣妄不足信而元禎以譽望自負于獻章之躬行心得者不可同日語快心誣詆所謂蚍蜉之撼大樹多見其不知量也

旌表僧繼曉母朱氏

繼曉以秘術因梁芳進封國師其母朱氏本娼家女也繼曉自陳乞旌詔不必勘覈遂旌其門

賁賁

施故再謫之姊即不得與蓋以勵從一之義別擇不可不嚴也繼曉毋本出娼家實為齊民所不齒乃以緇髮陳乞竟得濫邀綽楔之榮褻國典而玷彝章于斯已極憲宗令不必勘覈似亦知其於成例有違顧曲狥私恩妄行表宅何以立綱常風化之

繼曉江夏人

冬十二月都給事中王瑞御史張稷等請罷傳奉官

帝即位之二月始命內臣傳旨授官左右近習如梁芳輩遝立門戶引進私人至是傳奉益濫瑞因偕同官上言爵賞天下公器自非功德才能難以弋獲近年倖竇如逵鶩榮若市恩諭內降始忝竊于藝術之人今則更及無庸胥吏矣武階廕叙始冒濫于內使之家今則更及外方白丁矣下至廝養賤夫市井童稚並得僉緣除授玷列朝班名器之褻于茲已甚乞悉行革絕稷等亦言傳奉各官至有逃軍逋囚贓守貪吏易姓名匿罪狀而冒進者帝覽奏頗悟命自今瀆請希恩者罪不宥于是降李孜省二秩他貶黜者又十二人朝野稱快明年八月罷閒贓吏周璡以善星命干梁芳得召遂傳奉如故而孜省亦復遷左通

政矣

質實 王瑞字良璧望江人張稷寶應人周進廬陵人

發明 明之有傳奉官蓋即漢所謂西邸之爵唐所謂斜封之官宋所謂內批之降也憲宗時宦官方士相倚為奸匪人因之而進然猶曰為羣小所蒙耳今一旦因瑞稷之言大為感悟自無復再誤之虞禁令方申尋即名用既知之而復蹈之則洵乎痿痺之疾不可藥也

甲辰 **二十年春正月京師地震**

是月二日庚寅也永平諸府及宣府大同遼東皆同日地震敕諭羣臣曰朕仰惟祖宗丕緒夙夜惕兢圖惟政理然治效未著地震京師天戒至矣齋心滌慮省愆修德爾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者得無有竊位苟祿以召致災咎者乎自今宜痛自懲艾以毗朕志于時御史徐鏞何玘請暫免慶成宴以法古者減膳

做懸之意帝以其妄議變制下
錦衣衛獄訊之已丞謫知縣

太監尚銘有罪

銘既傾汪直益擅權勢鬻爵市官恣為奸利聞京師有富室輒以事羅織得重賄乃已帝尋覺之謫充南京淨軍籍其家輦送內府數日不盡初銘以附直得預東廠後其黨李榮蕭敬援之入司禮監銘既貶而榮敬有用事于是都給事中王瑞上言李榮蕭敬昔黨汪直壞事于前繼黨尚銘壞事于後祖宗大業豈容小人屢壞之京師之人皆曰直閙西廠兆以黑眚之變銘入司禮監應以地震之災若非宸衷內斷早見而勇去之從日壞事或不止此然銘等雖以罪謫而榮敬尚在竊恐汪直尚銘之患未已也乞并加貶斥以絕其根株則宗社生民幸甚疏入帝置榮敬不問而以太監陳準代銘督東廠準為人謹愿既莅事

誠諸校尉曰有大逆告我非此則有司之事若勿預也由是都人安之　貢實　陳準順德縣人

三月以盛顒巡撫山東

山東自弃倖後不設巡撫者十年至是歲旱饑盜起廷議復遣大臣往撫之顒遂自南京刑部侍郎拜是命既下車雨應禱大澍槁禾復蘇條荒政數十事下所司修舉之振粟以充逮畢振餘粟尚百餘石顒益黜暴除苛推行九則法于諸府盜不禁而戢　貢實　盛顒字時望無錫人九則法者顒令東鹿時所創法也天順中顒以御史偕同官劾石亨曹吉祥得罪貶東鹿知縣縣故多豪家徭役苦不均顒為立九則法以均之豪家皆斂手奉法曰是嘗劾石將軍者不可犯也毋憂去服除民相率詣闕乞還顒再任益不用鞭朴訟者諭之輒叩首不復辯治行上聞擢知卲武府復以任治劇調延平累遷陝西布政使所至皆有

聲而其令東鹿時隣邑訟不决者亦赴顋想狀片言折之各心服去郊外有隙地爭來築室爭居之遂成市號清官居云

處士胡居仁卒

居仁性行淳篤聞吳與弼講學崇仁往從之游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操而弗失大乎敬遂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宴如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衆皆告之曰學以為己勿求人知曰吾道相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于禪或欲屏絶思慮以求静不知聖賢惟戒慎恐懼自無邪思不求静未嘗不静也騖于空虛與溺于功利者均失其患有三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承學之士皆佩之為篤論居仁闇修自守布衣終其身人以為

薛瑄之後粹然一出于正居仁一人而已卒年五十一神宗十三年追謚之敬

質實　崇仁隋置明屬撫州府今因之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

夏六月以思柄為孟密安撫使

孟密雲南土司木邦所轄部也其部長曰思外法娶木邦宣慰使罕揲法之女曰曩罕弄已而罕揲法死傳襲至其孫罕落法時曩罕弄若以夫死代領所部自分尊屬不樂受節制遂叛木邦喉罕氏族人與落法搆難逐出之孟都蓋景泰四年也其後孟密兵力日強並攻罕落法侵掠隣境隴川孟養曩罕弄自稱天娘子其子思柄自稱宣慰使黔國公沐琮奏委三司官往撫曩罕弄驕蹇不服且欲外結交阯兵逼脅木邦八百諸部琮等復以聞兵部尚書張鵬主用兵詔廷臣集議皆以孟密與木邦仇殺未犯邊境宜撫

乃遣副都御史程宗馳傳與譯者序班蘇詮往於時為成化十八年初曩罕弄貳于木邦畏隣境不平滑使人從間道至京獻寶石黃金且重賂閣臣萬安請別立孟密安撫司開設治所直隸布政司下內閣議安欲許之劉珝劉吉曰孟密故屬木邦今叛而請命于朝若許之是周天子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也土官誰不解體安曰不從則當伐之往日麓川之敗不可不戒珝對曰何以伐為但命守臣嚴邊備而敕隣境土官合兵威之從奚能為事遂寢及宗奉詮往撫諭詮受思柄金藥宗迎安風旨示意曩罕弄復遣人入貢如前請會雲南巡撫吳誠卒官即令宗代下其事于宗議可否宗遂言曩罕弄與木邦仇殺已久勢難再合別立安撫司使因命思柄為安撫使蓋孟密地有寶井曩罕弄擅其利恣行賄遺而木邦為孟密所侵兵力積弱不能報雖屢奏訴竟不得直思柄恃有朝命益肆意侵奪先後占據木邦地凡二十七所自

林俊抗甦偶罹
張黻疏奏幾應

是諸部擾擾中國用兵且數十年 質實 明史土司傳孟都蠻地近隴川方輿紀要寶井在孟密西南由隴川十日至孟密又二日至寶井程宗字源伊常熟人吳試錢塘人

大旱 京畿山東湖廣陝西河南山西俱大旱山西陝西尤劇赤地千里道殣相望尋從巡撫葉淇請發帑金三萬振山西未幾預度天下僧道六萬人全輸粟給牒濟山陝饑 質實 葉淇字本清山陽人

秋八月太白歲星同晝見

九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下刑部員外郎林俊及都督府經歷張黻于錦

二人皆無言責並書直聲刊曹後府之誣足令言官抱愧獨是俊繫詔獄將誅大臣何竟若罔聞知噤無一語而力爭維救乃出懷恩不且為中涓所鄙笑乎懷恩在當時似為佼佼但林俊曾劾梁芳若輩最為蠹局懷恩何獨能不左袒同類轉欲保全

衣衛獄尋釋之並謫官

時歲大饑僧繼曉方以秘術擅寵先後賜美姝十餘人金寳不可勝紀又請建大永昌寺于西市逼徙居民數百家糜國帑數十萬于是俊上言今年以來災異迭臻京師地震陵寢動揺日月繼蝕監戒之昭莫此為甚陝西山西河南頻年饑饉人民流離道殣相望振濟無從可為流涕而僧繼曉以妖言熒聽竭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工役不息人怨日興臣謂當斬繼曉以謝天下然縱繼曉之惡者梁芳也芳傾覆陰狠引用邪佞排斥忠良數年之間假名乾沒祖宗百年之餘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今內而朝臣外而市井之徒皆痛心饑民之死莫不欲食芳繼曉之肉而卒不敢以此言進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臣何忍畏罪不言以悞陛下疏入帝大怒下俊錦衣衛獄拷訊後府經歷張黻

直臣，或與梁芳素不相能故借此以陽博美名隱立門户耶

救之並下獄帝欲誅二人司禮監懷恩力爭帝怒投以硯曰若助俊訕我恩免冠伏地號哭帝叱出恩遣人告鎮撫司曰汝曹諂芳傾俊俊死汝曹何以生遂稱疾不起帝怒亦漸解各杖三十謫俊雲南姚州判官黻師宗知州時言路久塞兩人直聲震都下為之語曰御史在刑曹黄門出後府明年以星變復二人官改南京

質實　大永昌寺按明憲宗實録寺先建于西市已有成緒繼曉以星變譴隨廢梁芳請更擇地建之得故廣平侯袁瑄宅又市其旁民居數十家大興工役視舊加廣蓋二十二年冬十二月也武宗實録正德五年大永昌寺改建為倉賜名曰太平六年以太平倉賜永壽伯朱德為私第八年改為鎮國府又按西京求舊録鎮國府嘉靖初仍改太平倉都人至今呼西帥府衚衕也姚州唐置後入于南詔元時蠻部内附復置州明屬姚安軍民府今屬楚雄府師宗州元因蠻部名置州明屬澂江府今改縣屬

廣西州林俊字待用莆田人張黻吉水人

乙巳 二十一年春正月甲申朔星隕有聲詔羣臣言闕失

是日申刻有光自中天墜化白氣曲折上騰踰時復有赤星如椀自中天西行轟然如雷震帝頗懼詔羣臣陳闕失于是吏部尚書尹旻等論傳奉官過多吏科給事中李俊率科臣上疏曰今之弊政最大且急曰近倖干紀也大臣不職也爵賞太濫也工役過煩也進獻無厭也流亡未復也天變之來率由于此夫內侍之設國初皆有定制今或一監而叢十餘人一事而參六七羣分布藩郡總領邊疆援引憸邪投獻奇巧司錢穀則法外取財貢方物則多方責賄兵民坐困官吏蒙殃殺人者見原債事者逃罪如梁芳韋興陳喜輩不可枚舉惟陛下大施剛斷無令干紀奉使于外者悉為名還用事于內者嚴加省汰則近幸

哉而天意可回矣今之大臣非貪緣内臣則不得進非依倚内臣則不得安此以財貿官彼以官鬻財無怪其賂受四方而計營三窟也如尚書殷謙張鵬侍郎艾福杜銘南京尚書李本侍郎劉俊皆老而儒尚書張鎣大理卿田景暘南京尚書張瑄侍郎尹直皆清論不恆惟陛下大加黜罰勿為姑息則大臣知警而天意可回矣爵以待有德賞以待有功今或無故而爵一庸流或無功而賞一貴倖方士獻煉服之書伶人奏曼延之戲祿吏胥徒皆叨官祿俳優僧道亦玷班資一歲而傳奉或至千人數歲而數十人矣數千人之祿歲以數十萬計是皆國之租税民之脂膏不以養賢才乃以飽奸蠹誠可惜也如李孜省鄧常恩輩尤為誕妄此招天變之甚者乞盡罷傳奉官毋令污站朝列則爵賞不濫而天意可回矣都城佛刹迄無寧工京營將士不復遺力如國師繼曉假術濟私糜耗特甚中外切齒願陛下内惜資財外惜民力

諫垣應詔陳言抗論時政憲宗既優旨褒答頗見採行足彰轉圜之美乃因修省不即加罪而心忌其言既遣諮求闕失初心亦豈得云應天以實至黜陟予奪尤朝廷馭下大權即有應行罷謫之人亦當

不急之役姑賜停罷則工役不煩而天意可回矣近規利之徒率假進奉為名或錄一方書市一玩器購畫圖製簪珥所費不多獲利十倍願陛下留府庫之財為軍國之備則進獻息而天意可回矣陝西河南山西赤地千里屍骸枕籍流亡日多萑苻可慮願陛下體天心之仁愛憫生民之困窮追錄貴倖鹽課暫假造寺貲財移振飢民俾苟存活則流亡復而天意可回矣疏入帝優詔答之降左通政李孜省上林丞太常卿鄧常恩本寺丞繼曉革國師為民斥罷傳奉官五百餘人中外大悅時兩京諸臣爭應詔陳言給事中盧瑀秦昇童柷御史汪奎員外郎崔陞彭綱主事張吉蘇章周軫李旦等言尤剴直帝以方修省不罪然心忌之密諭尹旻出瑀等且書六十人姓名于屏俟奏遷則貶遠惡地于是瑀等相繼貶斥俊亦尋調外陞章應遷而部臣故遲之不奏僅得免奎以糾失儀稍緩杖之于廷居數月復出為夔州通判而孜

視其人之自取何可稍存私意願滑褕部臣出之於外且書名屏扆俟奏還而俊䟦之夫豈人君大公至正之道哉

省常恩等仍復官有寵愈甚

質實

艾福字天錫襄陽人杜銘字敬修金堂人李本字立之富順人劉俊新鄉人張鎣字廷器華亭人田景暘高陽人張瑄字廷璽江浦人盧瑀鄞人秦昇南昌人童柷蘭谿人汪奎字文燦婺源人崔陞字廷進其先樂安人後為彰德人彭綱字性仁清江人張吉蘇章皆餘干人周軫莆田人李旦字啟東歙縣人

大赦

詔曰往者災沴迭興天時亢旱歲竟不登河南山東畿內率多饑饉陝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博採羣議發內帑倉儲救所司多方振濟期此矜人咸歸樂土不意歲首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敕廷臣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方春時和祇承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其大赦天下

振陝西山西河南饑

遣侍郎李鈳何喬新賈俊以帑金二十五萬往振米錢又轉漕四十萬石振陝西是年兩京皆饑並發粟分振 賈賈 賈俊東鹿人

三月泰山震

太監梁芳韋興廣帑藏為奇技淫巧結萬貴妃欺罔朝金七窖俱盡帝一日視内藏詰芳及興芳曰建顯靈宮及諸祠廟為陛下祈萬年福耳帝曰吾不汝瑕疵後之人將罪汝矣芳大懼遂説貴妃勸帝廢太子而立興王司禮太監懷恩固爭帝不懌斥居鳳陽會泰山連震占者謂應在東宮帝心懼寢其事 賀顯靈宮春明夢餘録在皇城西永樂時建成化中賓更拓其制又建彌羅閣嘉靖中復建昊極通明殿

宋景公不肯以
民病移災一言
而熒惑退舍彼
小國之君尚知
以民為重為天
下王者豈反忽
諸况飢饉洊臻
閭閻之戚即廟
堂之憂宜得視
如膜外康永韶
乃以諛詞干進
竟謂星變之咎

東輔薩君殿曰貽德西彌王帥殿曰保真興王名祐
杭憲宗第四子郕太后生即世宗父興獻帝也二十
三年七月受封時未封稱
興王者史家追叙之辭

夏四月以康永韶為禮部右侍郎

永韶故為御史有直聲謫知縣繼有薦其知天文者
中旨名遷進太常少卿掌欽天監時陝西大饑永韶
言今春星變當有大咎賴秦民饑死足當之誠國家
無疆福帝悅擢禮部右侍郎明年坐曆多訛字落職
歸

五月京師地震

是月十三日壬戌夜
也十一月丙寅復震

賴春民飢死當之且指為國家之福妄誕至此實為喪心病狂憲宗不予以斥責反悅其言而重加遷擢是帷知有已而不知有民且並不知民之為已之安身立命處也真可鄙之至矣

六月罷汰冒濫軍職

廷臣條時政闕失多以官爵太濫為辭詔下兩京部臣察實澄汰至是南京兵部覈武職之冒濫者具名以聞中率多內臣厮養乃寢前詔令任事如故

秋八月己卯朔日有食之

以萬通家人徐達為指揮僉事予世襲

萬通貴妃弟也少業賈既驟貴益貪黷無厭日命其家人牟利四方徐達以善居奇為通所喜因得官百戶通歿帝眷通不已庶子方二歲養子方四歲俱授官而達亦得擢至指揮僉事秩正四品許傳襲不替達嘗奏請兩淮鹽引三萬時帝已厭惡乞鹽之授猶命立予之其荷恩寵如此初通父貴性醇謹見子姓

皆得官每憂形于色曰吾家德不勝福何以堪之諸子或屑越賜物輒戒曰縣官所賜皆著籍他日復宣索汝曹將重得罪諸子竊笑以為迂自貴卒後通與其兄喜弟達等逐日驕横其家憑倚恩眷聲勢烜赫矣

質實　萬通諸城人錦衣指揮貴之子

九月劉珝罷

萬安與南人相黨附珝及尹旻王越又與北人為黨顧珝性疎直自以宮僚舊臣遇事無所回護刑部員外郎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珝于帝前解之李孜省輩左道亂政欲動搖東宮珝密疏諫帝皆不悅珝又素薄安嘗斥安負國無耻安忽日夜思中珝汪直寵衰安偵知西廠可罷邀珝同奏珝懲商輅前事且見言官方交章請罷皆不允以為直寵固無恙也因辭不與安遂獨奏之陰使人許珝與直有連帝疑未

發安又使人為劉公子曲增飾織語雜教坊院本奏之劉公子謂珝子鎡也帝怒遣中官持手封書一函詣閣乃入許珝書安與劉吉佯驚救言當令乞休去以全始終翌日珝其疏乞休詔允之其實排珝使去者安吉兩人謀也

冬十一月名馬文升為兵部尚書

汪直敗之歲文升復官致仕其明年起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文升凡三至遼軍民聞其來皆鼓舞益禁抑中官總兵使不得朘削衆益大喜逾年進右都御史總督漕運會淮安及徐和二州饑移江南糧十萬石鹽價銀五萬兩振之尋即有是命時李孜省方怙寵文升既入朝頗惡其為人有所言孜省亦深嫉文升矣

十二月以彭華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華深刻多計數善伺人短與萬安李孜省相結得入閣素嫉尹旻與安等伺得旻子侍講龍諸陰事下龍詔獄執訊午門多所撲逮旻致仕去龍除名由是人皆畏華而惡之踰年以風疾罷

質實 按尹龍之獄事載憲宗實錄旻鄉人有武選郎鄒襲者以司吏樊忠韓錫盜敕事發坐防範不謹調外襲素與旻子龍及侍讀焦芳交善因謀為指揮張旺等一百二十三人保留襲疏上之既下吏部議旻覆奏曰此公論也乞復襲官帝已疑旻私襲曰爾何繇知為公論然尚勉從旻議不深責旻也未幾東廠緝事者發襲等交通狀旻自服罪帝責其徇情妄奏落旻太子太傅為太子少保時二十二年四月也甫踰月而廠校又

發龍納賄事給事中張雄劉清劉昇御史陳牧等交章劾龍并及昊帝宥昊而下龍錦衣衛獄令法司會鞫于午門逼判王範經歷張璲並以賂龍得官逮訊詞連郎中劉紳員外郎董寧同知朱紳副使謝顯王錦馮蘭六人獄上命昊以尚書致仕龍削籍範等謫有差侍郎耿裕黎淳以阿黙停禄三月而焦芳坐為襲草保留疏謫同知于是御史呂璋等復劾侍郎呂鍾秦紘大理寺丞劉璥寺副蘇泰太僕寺卿張海順天府丞黄傑洗馬羅璟給事中馬龍御史劉璧于璧高輔張禹編修王敕員外郎楊瑮表彌皆以山東人坐昊黨謫降龍獄之本末如此

丙午 二十二年秋七月前少保謹身殿大學士商輅卒

輅再入閣前後預機務二十一年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平粹簡重寬厚有容臨大事

決大議毅然莫能奪既謝政劉吉過訪邸第見其子孫林立歎曰吉與公同事歷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天之報公厚輅曰正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耳

八月謫江西巡撫閔珪為廣西按察使陝西巡撫鄭時為貴州左參政

江西南贛諸郡多盜率獻貲强宗投為僕事發輒相倚庇拒有司不就捕珪請連坐其主以清盜藪法司議從之而泰和尹直新建謝一夔皆怒珪竟謫官廣西命下一夔喜謂人曰珪之謫也非吾孜省密啓于帝吾鄉縉紳尚得高枕乎人乃知珪之左降李孜省力也鄭時自十九年撫陝西頻歲大饑人相食請于朝發帑金十萬轉漕四十萬躬督屬吏給振銖粒皆有籍無敢漁者所全活甚衆會孜省以災異貶頃之

復用事與梁芳亂政如故時聞之歎曰如此則災未有已也吾安可以外吏循默遂條上五事曰盡誠敬以回天意明義理以杜妖妄減供奉以蘇民困重名器以待有功罷傳奉以抑僥倖蓋為芳孜省發也疏入尋有貴州參政之貶陝民哭送之至遮道不得行帝聞頗悔為斥傳奉官十人繫六人獄詔自今中旨授官者俱覆奏然不罪芳孜省也時有御史姜昂者亦憤孜省等亂政倡同官疏劾其罪帝怒昂妄言杖午門外　貭實　泰和隋改西昌縣置太和元升州明改太和縣屬安吉府新建宋析南昌縣地置明屬南昌府今並因之閔珪字朝瑛烏程人鄭時字宗良舒城人姜昂字恒頫太倉州人謝一夔字大韶新建人初冒姓王後改

九月罷南京兵部尚書王恕出馬文升代之

前二年恕自應天巡撫改南京兵部尚書林俊以劾梁芳繼曉下獄恕疏爭俊不當罪帝不懌恕侃侃論列無所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一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倖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或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謡曰兩京十二部獨有一王恕于是貴近皆側目帝亦頗厭苦之是年起用傳奉官恕諫尤切帝愈不悅會南京兵部侍郎馬顯乞罷忽附批曰王恕老劣矣亦令致仕而文升為李孜省所譖遂出以代恕一舉而間廢兩名臣朝野大駭工部主事王純疏請留恕命杖之貶二秩外調

質實　馬顯字文明廣平人王純仙居人

逮廣東布政使陳選道卒

選于天順中巡按江西盡斥貪殘吏成化初督學河南江直出巡都御史以下皆拜謁選獨長揖久之進

按察使决遣輕繫數百人重囚多所平反囹圄為空治尚簡易獨于賦吏無所假歷廣東左右布政時詔減省貢獻而市舶中官韋眷肆橫奏乞均徭戶六十人添辦方物選持詔書爭帝命與其半眷由是怨選眷人馬力麻詭稱蘇門答剌使臣欲入貢私市易眷利其厚賂將許之選聞立逐之眷禺令高瑤發眷通番事沒其貲巨萬入官都御史宋旻不敢詰選移檄奬之且聞于朝眷恨選益甚遂誣選瑤朋比為貪墨遣刑部郎中李行及巡按御史徐同愛勘之眷賄選所黜吏張褧令誣證褧堅不從拷掠無異辭行等畏眷竟以誣獄上與瑤俱被逮士民數萬號泣遮留使者辟除乃得止至南昌疾作行阻其醫藥竟卒張褧聞選死哀悼乃上書曰竊見故罪人選子處羣邪之中獨立衆憎之地太監韋眷通番敗露知縣瑤按法持之選移文奬勸以激貪懦固賢監司事也都御史宋旻及同愛怯勢養奸致眷橫行胸臆蟙蟣清流勘

官李行頭指假煉竟無左証臣本小吏註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謂臣憾選厚賂啖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行等逮臣致理拷掠百端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文致其罪選故剛直不堪屈辱憤懣自日身嬰重疾行等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依毒一至于此臣擯黜罪人秉來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銜屈而為聖朝累也不報

質實

陳選子士賢臨海人後家于鄞案明史選傳弘治初主事林沂疏雪選冤詔復官禮葬正德中追贈光祿卿諡忠愍宋旻字宏澤淳安人李行新喻人徐同愛常山人

遣刑部左侍郎何喬新勘播州土司訟

初巡撫張瓚之奏設安寧宣撫也受播州致仕宣慰楊輝屬因請任輝庶長子友為使而友忮其弟愛嗣

揮職雖授宣撫使意未慊揮沒友與長官張淵謀刺愛不果遂誣奏愛居處器用僭擬朝廷又通唐府密書往來私習兵法天文謀不軌事乃遣喬新往勘將行請曰楊氏主播州五百餘年諸蠻服從久矣歷代寬以文法蓋治之以不治也今但宜二人面質眞偽無令驚疑帝是之喬新至盡得其始末白愛誣奪友官還保寧覊管斬張淵播州遂安 質實 唐府謂定王桱孫莊王芝址也成化十二年襲封

以尹直為戶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直明敏博學練習朝章而躁于進取性矜忌不自檢飭前為侍讀學士覬擢禮部侍郎而尚書尹旻不欲薦直直竟以中旨得之翼日遇旻于朝衆笏謝旻曰公所謂簡在帝心者由是兩人交惡直辱以憂去服除起南京吏部侍郎就改禮部凡在南部八年鬱鬱不得志屬其黨萬安謀內召旻輒持不可諸朝臣亦

皆畏直幸其在南卒倚安及李孜省力台為兵部侍郎益比孜省與彭華共傾旻以洩怒至是復由中旨入閣物論鄙之

丁未二十三年春正月皇貴妃萬氏卒

妃服用器物窮極僭擬中宮佞倖錢能覃勤汪直梁芳韋興輩皆假貢獻苛斂民財傾竭府庫以結妃歡四方進奉異物皆歸之父兄弟姪皆授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性嫉妬掖庭御幸有身飲藥傷墜者無數至是卒帝震悼輟朝七日謚曰恭肅端慎榮靖皇貴妃

命南京右都御史屠滽諭護占城王古來歸國

初安南黎灝據占城復發兵執王弟盤羅茶悅王孫齋亞麻弗菴與弟古來走佛靈山避難中朝屢諭灝

返侵地灝率諒辭對其後乃訪齋亞麻弗菴立之昇以國南邊地而占城故壤凡二十七所四府一州二十二縣里計三千五百有奇割昇纔十之二餘為灝據如故王孫既新立遣使請封給事中馮義行人張瑾齎印冊在行而聞王孫死慮空還失利亟抵其國封提婆苔為王獲厚賂而返提婆苔者灝偽敕所封占城畔人也義返至海洋病死瑾自廣東上其事諒言王孫為弟古來所弒不得已封其國所欲立者而古來貢使已前至方告齋亞麻弗菴之喪請嗣封且乞宣諭安南悉還故壤猶不知提婆苔之據其國也于是禮官劾瑾妄下錦衣獄訊之伏罪論斬尋勅召來撫諭提婆苔令上國王印提婆苔不受命乃遣給事中李孟暘行人葉應冊封古來為國王孟暘以提婆苔竊據懼行請傳諭古來詣廣東受封古來乃自老撾挈家赴崖州封事竣欲躬詣闕廷奏安南之罪總督宋旻以聞廷議遣大臣經理其事因以命滽

至廣東即傳檄安南宣示禍福募健卒二千人駕海舟二十艘護古來還國安南以濬大臣奉特遣不敢抗古來乃得入

質實　屠濬字朝宗鄞縣人馮義韓城人張瑾吳縣人李孟暘睢州人葉應爵善人

二月以李孜省為禮部右侍郎

孜省既貶復用益作威福假扶鸞術言江西人赤心報國于是致仕副都御史劉敷禮部郎中黃景南京兵部侍郎尹直工部尚書李裕禮部侍郎謝一夔皆因之以進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從而附麗之所喜者則援之通顯所怒者則搆之貶斥憾應天府丞楊守隨嘗劾己譖于帝謫南寧知府去他所排擠甚衆朝野側目前年冬擢通政使至是進禮部侍郎掌通政司如故一時佞倖竊權寵者無與併比矣

質實　黃景上高人李裕字資德豐城人由南京都御史召為工部尚書尋政吏部與閣臣彭華並以賄孜省得

史家祇篤犯之
甚皆謂其騎奴

擢時人為之謠曰八百憲臺陸李裕三千館
閣薦彭華孝宗實録于華之卒載其語云

發明明季門戶之習為一代深錮之患然當成化
以前未有顯然援結芘其鄉里連及闔省者
也自李孜省擅寵薦引鄉人彭華入閣復假邪術
言江西人赤心報國而同省大臣皆因之以進厥
後孜省既敗焦芳用事銜孜省輩之黜已遂減江
西解額且榜某之使不得選朝官魯北試南相尋
報復黨禍之結自此始矣夫人臣植黨樹援未有
不害于而國者然多以學術意氣私相矜許久之
乃成角立之勢若孜省者一佞倖小人習五雷道
法迎合憲宗意旨與奸僧繼曉竊取尊顯偶假扶
鸞仙鬼之伎遂開朋黨比附之
門使朝局為之一變可不慎歟

秋七月封子五人為王

㨾行至于後宮有娠盡遭斃頭今以憲宗封王諸子證之知其說殊不足盡信蓋憲宗偏寵萬妃及妃之恃寵驕妒固當時情事所有若謂其專房溺愛則後宮必進御無期何能飭之多若而統紀相繼如是年及孝宗初受封者有十人其最幼者乃憲

祐杬興王祐棆岐王祐檳益王祐楎衡王祐枟雍王質賓明史諸王傳岐王憲宗第五子後之藩德安益王第六子後之藩建昌衡王第七子後之藩青州雍王第八子後之藩衡州岐王雍王皆邵太后生益王衡王皆張德妃生

八月帝崩是月庚辰帝不豫甲申命皇太子視朝于文華殿戊子大漸己丑崩

九月太子祐樘即位赦是為孝宗以明年為弘治元年

太監梁芳方士李孜省等及外戚萬喜以罪謫戍有差

宗第十四子而所云伏藥墮胎者尚不可勝計其生不為不善萬妃果妬毒豈能聽貴妃及衆而延生成立者且如是之多乎總之宮闈事秘傳聞已不可憑或由衆人深嫉萬安之假附亂政遂飾為無稽之語以歸罪萬妃紀載家耳食濫訛于成化間

言官劾孜省及其黨鄧常恩趙玉芝交結太監芳外戚喜等諸不法事論死上以宅憂諭芳南京少監喜指揮使孜省常恩王芝等戍陝西邊芳等既請戍過赦當還印綬監太監蔣琮言芳等罪大不當赦復逮下獄孜省不勝拷掠死常恩王芝尋復遇赦仍徙邊方歲死

冬十月罷傳奉官奪僧道封號

帝用科道言降黜傳奉官通政任傑侍郎蒯鋼指揮僉事王榮等二千餘人罷遣禪師真人等二百四十餘人法王佛子國師等七百八十餘人並追誥敕印仗遣歸本土

質實 任傑王榮皆不知何許人

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太后立皇后張氏

先是孝穆太后薨外廷藉藉指萬貴妃帝即位魚臺丞徐頊疏請上母妃尊謚遷葬並追究薨故廷臣議

事與不啻漢成
時之昭陽獨水
而不顧其跡之
矛盾亦可怪也

萬安阿奉宦官
緒其黨引始進
即不以正甚至
緣附椒房冒擬
同姓為婦弟圖
寵之階尤諂鄙
無恥繼閣議逐
萬氏親屬亂欲
以久不往來希
圖掩覆小人情

逮萬氏戚屬下錦衣鞠治萬安懼不知所出曰我久與萬家不往來劉吉亦有連自危與尹直共擬旨寢之帝仁厚恐傷先帝意不問安吉得無事 貞實皇后張氏興濟人

萬安罷

安草登極詔書禁言官風聞言事中外譁然安尋亦悔之及上兩宮尊號遂詔陳天下利弊御史湯鼐詣閣安從容曰此非裏面意吾儕維持君等耳鼐即以其語聞謂安歸過于君無人臣禮于是庶吉士鄒智御史文貴姜洪等交章列其罪狀先是欽人倪進賢者粗知書無行諂事萬安日與講房中術安昵之因令就試得進士授為庶吉士除御史帝一日于宮中得疏一小篋皆論房中術者末署曰臣安進帝令懷恩持至閣曰此大臣所為耶安愧汗伏地不能出聲及諸臣彈章入復令懷恩就安讀之安數跪起求哀無

能至此卑惡矣又為懷恩所作猶復醜類戀棧數踰求衣真不復知人間有羞愧事豈特鄙夫之無所不至哉

去志恩直前摘其牙牌曰可去矣拾惶懼歸第乞休去時年七十餘在道猶望三台星冀用居一年卒安在政府三十年每遇試必其門生為考官子孫甥壻多登第者子翼南京禮部侍郎孫宏璧翰林編修安死無幾翼宏璧相繼死安遂絕

質實 湯鼐字用之壽州人鄒智字汝愚合州人文貴湘鄉人姜洪字帝範廣德人

追謚母紀氏為孝穆皇太后

帝悲念太后遣人求太后家先是太后在宮中嘗言言家賀縣姓紀幼不能知親族也于是有妄冒太后戚畹以希寵貴者十數輩從事露皆謫戍而太后家終不可得其後禮臣上言可倣太祖封徐王故事定擬太后父母封號立祠桂林致祭帝詔曰孝穆太后早棄朕躬每一思念惄焉如割初謂宗親尚可旁求

寧受百欺冀獲一是卿等謂歲久無從物色請加封立廟以慰聖母之靈皇祖既有故事朕心雖不忍又奚敢違遂封后父慶元伯后母伯夫人立廟桂林府有司歲時祀焉大學士尹直撰冊文有云覩漢家堯母之門增宋室仁宗之慟帝燕閒念誦輒欷歔泣下也

質實　賀縣漢臨賀縣唐為賀州治明洪武初以臨賀省入賀州尋降州為縣屬桂林府今因之

以吏部左侍郎徐溥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尋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已劉吉罷去遂為首輔溥承吉恣睢之後鎮以安靜務守成法嘗曰祖宗法度所以惠元元者至矣患不能守耳時人比之漢丙吉云

質實　徐溥字時用宜興人

十一月召王恕為吏部尚書以馬文升為左都御史

時起致仕家居言官論妾者輒薦起司禮監懷恩亦素重之力勸帝故即家起用之而文升亦以時望得名

內閣

尹直罷以劉健為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

給事中宋琮御史許斌言直自為侍郎以至入閣夤緣攀附皆取中旨帝于是薄其為人令致仕健學問深粹以身任天下之重先為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于帝帝立乃有是命于時羣邪漸黜衆正並升海內欣然望治矣

質實 劉健字希賢洛陽人宋琮隴西人許斌陽曲人

禮部左侍郎邱濬進大學衍義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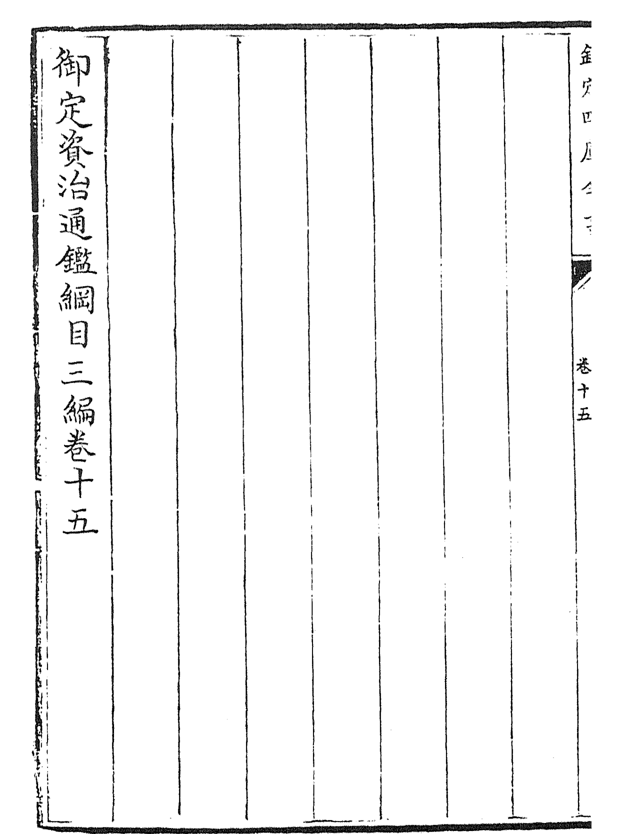
濬以眞德秀大學衍義止述脩身齊家事而治國平天下闕焉乃博採羣書以補之至是表上于朝帝稱善進濬尚書賚金幣詔刊行其書既而濬以書中所載皆可見之行事請摘其要者下內閣議行之帝報可　質實大學衍義補六十一卷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治國平天下之要曰正朝廷曰正百官曰故邦本曰制國用曰明禮樂曰秩祭祀曰崇教化曰備規制曰慎刑憲曰嚴武備曰固封圉曰成功化

十二月葬茂陵

諡曰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廟號憲宗　質實茂陵在昌平州聚寶山東少南

明史贊曰憲宗早正儲位中更多故而踐阼之後上景帝尊號䘏于謙之冤抑黎淳而召商輅恢恢

有人君之度矣時際休明朝多耆彦帝能篤于任人謹于天戒蠲賦省刑閭里日益充足仁宣之治于斯復見顧以任用汪直西廠横恣盗竊威柄稔惡弄兵夫明斷如帝而為所蔽惑久而後覺婦寺之禍固可畏哉



御定資治通鑑綱目三編卷十五